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三十一

節操

夫雪霜大摯知松栢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
已蓋士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于沒齒
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
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虞亂而匪

汗深拒權倖絕鯁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
 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
 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群萃非夫天爵內富性
 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
 確乎不拔者哉

鄭太子忽齊侯欲以文姜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
 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
 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
 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以為辭

高哀宋大夫為蕭封人以為卿

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外為卿

不義

宋公而出遂來奔魯

出而侍放從放所來故曰遂

書曰宋子哀來

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汗君之祿碎禍速也

楚鍾儀伶人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紫者誰也

南冠楚冠紫拘執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

鄭獻鍾儀在十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

曰伶人也

伶人樂官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

言不敢學他事

使與之琴操南音

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

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

及言其尊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鄉敬老

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

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各其二鄉尊君也

尊晉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也敏達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閔損字子騫季氏使為費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

故欲用之也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善為我辭說令不

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去之汶水

上欲北如齊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旦而燭盡破屋在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一云魯人

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

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不拒速門之女國人不稱其

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漢朱建楚人嘗為淮南王黥布相為人有力辯刻廉

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

趙禹為人廉倨倨亦傲也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以此意告報公卿

孤立行一意而已後為燕相免歸

嚴彭祖宣帝時為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

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

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尚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詎

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冠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

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馬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

不肯當

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衛將軍從二人過平陽

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劍斫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經京師

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儒

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

桀與盖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入自備吏民當見

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望之獨不肯

聽自引出問曰不願見吏牽持旬旬光聞之告吏勿
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以流大
化致於治平令太平之化通治四方也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

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扶持恐非
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理致白屋之意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餽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自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

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問仲翁至光祿

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

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苑東門候署補署也門候至候時而開閉也 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鮮在貢

傳禹下車趨門傳呼甚寵趨向也下車而向門傳聲而呼待從者甚有尊寵也顧

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焉錄錄謂循嘗也言望之能隨例搜索以違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位至前將軍望之曰各從其志後位至前將軍

後漢孔休自哀帝時為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齋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嘔血

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子孫賜穀以旌顯之

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

不與通後為六安丞

冊府元龜 節操

冊府元龜 節操

薛方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繇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未乃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車茂爲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莽世並名重當時

蔡勲字君嚴邕六世祖也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

莽初受以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

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

宣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之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嘗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建武初始爲大司徒司直杜林字伯山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與弟成俱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

疾告辭還祿食囂復欲令疆起遂稱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後位至大司空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不得已單車到官稱疾遂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

蔡茂袁平間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辟難歸之融欲以

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

胡剛清高有志節大司徒馬宮辟之位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

邳暉王莽時左隊大夫遠普

遠姓也

署為吏暉不謁曰

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崑築桓公取官仲於射鈞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投驥以重任驥亦倪首累足而去耳遂不受署積弩將軍傳俊東徇揚州禮請暉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所向皆下

後還京師而上論之憚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
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
後捕案貴戚宿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高詡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
盲迷不仕莽世

楊寶王莽時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不知所處龔勝字君

龔龔字君情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待徵

老病不到卒於家

王勣少有清節初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賓

樂恢為騎都尉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
交初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

朱暉字文季為尚書令性矜嚴進止必以禮永平初
明帝舅信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

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曰志士也勿奪其
節

鄭興更始時為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
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及西歸隗囂虛心
禮請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及囂遣子恂入侍將
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

興人見囂日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塋請乞體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弔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進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道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

任延爲河內太守初學於長安號爲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任永字君業犍爲人與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符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豪強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侯霸字也有是言丹未之許

也丹後爲太子太傅

竇章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

輟太僕鄧康

鄧珍之子

聞其名請欲與交辭不肯許

康以此益重焉

趙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
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融嘗至岐家多從
賓友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
岐亦厲節不以妹婚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
衣裾撒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違一往造之賤
融如此後官至太嘗

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
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
屈從嘗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
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爲內黃令

成翊世不應三公辟先是順帝廢爲濟陰王翊世上
書訟之安帝不從及濟陰立爲順帝司空張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耻
於受位自劾歸

蔡衍爲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

不往冀恨之

橋玄補雒陽左尉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蔡邕陳留留人妙操音律中嘗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後為左中郎將

楊康遷平原令時國相徐魯中嘗侍璜之兄也康耻

與接事託疾牧豕 表山松書揚一名章字叔康

夏馥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惟馥閉門不與交通繇是為豪姓所

讐後入林慮山中而卒

張儉山陽高平人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後為衛尉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家貧客居東萊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從祖敬敬子訓誦子相並

為三公相以諂事宦官自致台司數遣請邵邵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魏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初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範與弟承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強屈遣承與相見後太祖表為諫議大夫

袁渙與陳群父子皆在呂布軍中布破群父子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惟其所欲衆人皆重載惟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慚渙

謂所親口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繇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後至郎中令行御史大夫

何夔陳郡陽夏人初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魏太祖因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及夔將還鄉

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後位至太僕

王烈管寧邴原同避亂至遼東烈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未至而卒

崔琰字季珪袁紹以爲騎都尉紹卒二子交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繇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官至中尉

王朗爲會稽太守爲孫策所執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至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

桓階字伯緒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

李敏爲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

杜襲字子緒漢末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竒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敏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官至大中大夫

陳矯字秀弼廣陵廣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後位至司徒

吳陳化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大帝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帝不違其志

虞翻會稽餘姚人曹公爲司空辟翻翻日盜蹠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後歸吳爲騎都尉

晉石偉字公操吳人也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吳平後武帝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

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諸葛靚父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妹又爲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日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日不能療身皮面復靚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卒

王褒父儀爲司馬文王所殺褒與濟南劉兆俱以不

仕顯名褒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
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

王衍字夷甫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
後位至太尉

常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
其樂裴頌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
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

張華
字也

華而不實裴頌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

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恐洪濤蕩
岳餘波見漂况可臨尾問而闕沃焦哉

解系字少連武帝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
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
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
厚徃日哀頹當有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
大慚當世壯之官至雍州刺史揚烈將軍

却鑒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
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
鑒不應其召從兄勗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
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盜起鑒
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於鑒不許至是

實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
義不及通何可怕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
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
里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
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

賀循山陰人在郡遇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
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
身示不可用敏意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
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預其事及
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
公車徵賢良皆不就

虞望少有節操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
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

陸玩爲元帝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
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噐玩雖不
才義不爲亂倫之始導乃止後位至侍中司空

庾袞字叔褒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袞躬親
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
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日幽顯易操非君
子之志也舉孝廉郡功曹皆不屈

王濛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
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

顏含為光祿勳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
與鄧攸深交

王述子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
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
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
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
遂止官至衛將軍散騎嘗侍尚書令

王獻之為謝安衛將軍長史孝武太元中新起太極
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
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常
仲將懸登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
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
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江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
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
道子驃騎主簿

孫潛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
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

王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嘗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爲天門太守其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

時爲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江陵謂人曰靈寶

桓玄

字也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

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謝方明少有志節桓玄尅京邑丹陽尹不範之勢傾

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

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方明後爲會稽太守

龔穎爲益州刺史毛璩從事璩爲譙縱所殺穎獨不

屈節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

刃執志彌堅終無廻改至子蜀平遂不屈節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

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

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司馬騰曰

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崔遊年七十餘敦學不倦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

夫固辭不就卒家家

楊軻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劉曜僭號徵拜太嘗軻固

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

桑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
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
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
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
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
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子
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筦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
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
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
高瞻隨東夷較尉崔恣伐慕容廆于棘城恣奔敗瞻
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次女器
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
播越四海分離蒼生紛擾莫知所託孤思與諸君興
復帝室剪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
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
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
然且大禹出於西羗文王生子東夷但問志略何如
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
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
安遂以憂死

吳喬車騎將軍壹之孫沒李雄軍中三十年不爲雄
屈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
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
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
據蜀畧有巴西雄叔父驥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
安車徵之皆不應嘗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嘗
歎服焉

稽紹爲侍中齊王冏秉政紹嘗詣冏咨事遇冏宴會
召華艾葛旃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稽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
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興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
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嘗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
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
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

戴逵字安道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
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以
園子祭酒散騎嘗侍徵皆不至

後蜀龔壯巴西人父叔爲李特所害壯說李壽討特

孫期以報讎果尅之壯謂百符之本莫大忠孝旣假
壽殺其私讎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
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斫
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前涼辛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
鼻自誓

宋庾炳之字仲文初爲中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
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徃省之時晦
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譴之
顏延之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旣與延之

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終不徃也延
之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

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太祖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
景文妹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
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景文後領
中書令嘗侍僕射揚州刺史

顧覲之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
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
過峻覲之日辛毗有云不事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
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

杜慧度交州刺史瑗之第五子爲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

垣閔字叔通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仙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嘗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卽位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

袁淑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繇是太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

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

南齊褚賁淵之長子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帝甚嘉之以爲左民尚書不拜表稱疾讓封與弟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褚炤彦回之從父弟也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祭酒不拜嘗非彦回身事二代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彦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壽彦回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崔慰祖少與江祀款密及祀貴嘗來候之而慰祖不往爲始安王遙光記室王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苟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帝欲試以百里慰祖不就

王秀之爲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

王僧祐太尉儉從祖兄也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

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卒於黃門郎

劉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王作亂俊遂啓與婦別

君終身不復見之俊以五兵尚書授散騎嘗侍領驍

騎將軍卒

梁江舊為吏部郎僕射徐勉權重自遇舊與抗禮勉

因舊門客翟景為第七兒繇求舊女婚舊不答景再

言之乃杖景四十繇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嘗侍不拜

裴子野遭父憂居喪盡禮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

其志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

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為從中

表獨不至昉亦恨焉子野為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

著作郎兼中書舍人卒

阮孝緒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

遊孝緒鑿垣而走卒不肯見天監十二年傳昭薦之

徵不到

臧嚴性孤介於人門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

終不詣卒於鎮南諮議參軍

江子一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

休暇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子

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客貧闕養因蔬食終身終於南

津較尉

王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填門時有魏郡申策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以此稱之嘗任國子祭酒出爲東陽太守卒

吉玃字彥霄其父爲人所誣罪當大辟玃求代父死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玃曰異哉王尹何量玃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

道固然若玃有醜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湘州刺史柳忱召爲主簿

陳王元規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懷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虞寄爲梁岳陽王中記室候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璋同舟

而載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
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
乃遣使歸誠承聖二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
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
寄因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
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
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
說韓信日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起日可謂智
士寄正色日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
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
怛絕之嘗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起寶應以爲候託
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日吾
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
信及寶應旣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惟寄
以先識免禍

後魏穆紹宣武時爲侍中性方重罕接賓客元乂當
權曾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後除車騎大將軍固辭
不拜又除侍中託疾不起莊帝立爾朱榮遣人徵之
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印山捧手不拜
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日穆紹不虛大家兒

賈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裴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

盧義僖爲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勸其于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求富貴也後遷散騎嘗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婚姻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嘗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游肇爲黃門侍郎時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爲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喜其剛梗

崔挺爲光州刺史景明初自代歸闕散騎嘗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來遷叙挺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

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耻獨爲君子亦何故默然
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嘗典下官雖
慚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衛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
稱歎目爲司馬詳未嘗呼名嘗稱州號以示優禮
楊津爲符璽郎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司徒馮誕
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嘗退避及相招命
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
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
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爲廷尉卿永安末還鄉里刺史
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恠多諸不法
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
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韶與
之辯爭辭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
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
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梁歷諸王參軍郡守
及夏侯道遷入國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卽道遷之兄
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叛謀之始本
不關豫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

裴粲爲弘農太守免官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
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
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

北齊楊愔孝昌中父津爲定州刺史隨父之職及中
山爲杜維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維周滅又沒葛榮
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
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啗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

裴諷之少有儒學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
軍諷之復書不受署

元景皓魏陳留王社之子社卒景皓嗣天保時諸元
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元景安之徒議欲請
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
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其言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家屬徙彭城縣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司馬膺之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
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
跪吊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
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日
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踈簡傲物
竟天保間淪滯不齒

房豹以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後周崔謙為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舊

僚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

常憂高尚不仕時兄孝寬為延州總管憂至州與孝

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憂憂以其華

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箠墜履者惡

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

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裴俠累遷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清慎奉公從弟伯鳳

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

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在職之本儉者持

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

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其窮困非慕

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

等慚而退

隋李孝貞為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親要用事

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

辛德源仕周為宣納上士周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

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

蔡允恭大業中為起居舍人與虞世南同為學士煬

帝遣數官人允恭貞介每以爲辱因稱氣疾不時應命於後稍被踈絕

唐陸德明初王充僭號署散騎嘗侍漢王師將行東修之禮德明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充之子入跪牀前德明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絕人事後歸國爲國子博士

李懷遠字廣德趙郡栢人人也早孤貧好學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位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勉初爲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汾虢二州刺史

蕭復代宗時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統誘焉統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極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旣憾之受廢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崔縱爲金部員外孝悌修飾自以父爲元載所排退居十餘年左官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

杜黃裳爲太嘗卿時順宗即位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

李藩貞元中爲祕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紹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數人果敗

元正爲河南連帥崔光遠從事屬史思明陷河維正與弟同侍親潛伏林藪克黨誘以高位不出遇害

崔應爲滄景從事節度使程執恭嘗欲娶其妹不可遂棄職歸維中執恭銜之遣賊就殺不克

韋貫之爲長安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之名薦於實者荅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說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

李渤祖玄珪官至衛尉寺主簿父鈞官至殿中侍御

史以母喪不舉流于施州渤少時耻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隱嵩山之下讀書爲文以自課

宇文籍爲監察御史坐王承系貶江陵戶曹至任節度使將議署置之賓筵文籍日以君命黜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

後唐李敬義德裕之孫居於平泉昭宗之都維也徵爲司勳郎中特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遺頗厚俄而朱温篡位誓心不事僞室及温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

晉庫部郎中李專美少篤學爲文以父樞唐昭宗時嘗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繇是不游文場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榮遇

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詩曰為龍為光蓋士之趨世者或道合時主或功濟大業然後享豐祿齒高位澤及于宗黨寵被于閭壺度越群品垂為美談者斯有之矣若乃出於困辱奮自卑冗終以貴盛申其志節

以至期運亨會勢望熏灼明詔敦獎徽美舉集或聚服歸于故郡或榮養及於庭闈或展墓以達永懷或即家而為公府至乃父子更任於劇職宗戚迭處於要任以壯齒而濟顯仕因請老而還舊貫中外更踐便蕃增秩時君異其恩禮舉將更其出處斯皆才命胥契福祿來同致光景之振耀聳人倫之欽慕非夫保昔驚之訓得持盈之道又曷能克終而寡悔哉

蘇秦雒陽人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及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

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實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

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

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也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嘆曰此

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

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漢嚴助會稽吳人為中大夫助侍燕從容武帝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友壻同帝門之壻

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妻求去買臣不能留
 即聽去後買臣為會稽太守武帝謂買臣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頓首辭謝初買臣
 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
 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
 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
 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
 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
 日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
 呼曰實然坐中驚駭自守丞

漢舊郡國丞相長史與計吏俱送計也謂之守

丞者繫大守而言也相推排陳列中庭謁拜買臣徐出戶有須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故事大夫乘官車駕買臣駟如今州牧刺史矣

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縣長吏並送迎

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馳車呼

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

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武帝時以中郎將至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薛廣德沛郡相人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懸其安車傳子孫

疎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傳朝廷以為榮

班伯高祖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漢孝惠時以財雄邊伯後為定襄太守歲餘成帝徵伯伯上書願過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其所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後漢馮異潁川交城人為孟津將軍光武建武二年

征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上冢使大中大夫齋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景丹馮翊櫟陽人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光武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岑彭南陽棘陽人建武六年為征南大將屯津鄉南還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大夫人起居

王恒潁川舞陽人為漢中將軍平沛郡賊建武六年徵恒還雒陽令人夫迎恒於舞陽歸家上冢

吳漢南陽人建武十二年爲大司馬平蜀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

傳燹北地靈州人太守范津舉燹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燹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韓稜潁川華陽人爲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

韋端自涼州牧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魏張旣馮翊高陵人漢末自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大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爲衣繡畫行矣

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吳朱治丹陽故鄣人大帝黃武二年拜安國將軍領吳郡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全琮吳郡錢塘人黃武七年爲東安太守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

諸葛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
拜畢太帝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三

紀陟景帝時父亮為尚書令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屏風隔其座焉

晉鄭球字瑜少辟宰府七侍二官

袁瓌與弟猷俱渡江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
名邑論者美之

陶侃家于潯陽後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
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

荀羨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及晉
陵諸軍事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韋謏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
太傅封京兆公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

宋鄭鮮之為高祖太尉諮議高祖北伐以為右長史
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

騎送之

南齊王奐仕宋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
鎮西長史領南蠻較尉南郡內史一歲三遷

張岱吳郡人高帝建元元年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

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廻換俱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

孫瑒吳郡人自湘州刺史徵為散騎嘗侍中領軍未拜而武帝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為大郡卿豈有意乎乃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

梁范雲為散騎嘗侍吏部尚書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即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向書下省時人榮之

呂僧珍東平苑人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僧瑯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交州刺史

柳慶遠河東鮮人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較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

到洽以天監二年為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
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爲丞引騶清道悲感
不自勝

朱异爲中書通事舍人遷散騎嘗侍累遷中領軍异
居權要三十餘年歷官自員外嘗侍至侍中四職並
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張綰爲御史中丞舊制元日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
當大同四年綰兄續爲僕射及有司就列兄弟導騶
兩塗前世未有也時人榮之

孔休源初爲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記室參軍後臨
川王爲揚州刺史薨高祖與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
久之時貴戚王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
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
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

劉之遴南郡涅陽人自太學博士出爲南郡太守高
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
理

陳侯安都始興人爲司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父
文得爲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還京師爲發
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拜

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還都母固求停鄉里帝乃下詔改陸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帝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

王瑜字子珪早歷清顯三十官至侍中

袁憲爲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臺省日樞爲太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後魏崔浩自馬公玄伯之長子浩爲祭酒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

畢象敬爲兖州刺史其子元賓亦爲兖州刺史父子相代爲州當世榮之

甄琛中山母極人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

李憲爲散騎侍郎以母老乞歸養憲趙郡平棘人也因拜趙郡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爲齊州刺史經拜舊墓巡省故宅享賜村老莫不欣暢

崔鴻爲尚書都兵郎中宣武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

省鴻與父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

孫惠蔚歷國子祭酒祕書監出爲平來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以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

董徵頓丘衛國人爲輔國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伏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茹皓舊吳人與趙脩俱侍直禁中爲脩所妬出爲濮陽太守其父讓之因皓訟理舊勳先除交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各邦郡境相接

趙邑南陽人爲殿中將軍初邑父怡歷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邑寵召拜太嘗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邑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較尉

陸彰字明遠以衛將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

房士達清河人爲京北王騎兵參軍其鄉人劉均房

須等作亂攻滔郡縣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以士達爲將士達率州人悉破平之就家拜平原太守孝莊帝時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楊逸字遵道爲西平將軍南秦州刺史年二十九歲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

北齊魏收字伯起初仕後魏節閔時爲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邢邵字子才仕東魏爲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

崔瞻爲文宣相府司馬使于東魏孝靜帝其父悽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座亦有應詔詩詔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悽博雅弘麗瞻詞氣清新並詩人之冠冕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

後周楊標正平高涼人魏孝武入關時爲建武刺史鎮車箱標久從軍役以未及塋父至是表請遷塋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

蘇亮武功人仕西魏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十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會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亮自文帝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日才至不怪其速也

赫連達雲中盛樂人仕西魏為帥都督封魏昌伯太祖以達勲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為公拜大都督

田弘字廣略平原人西魏大統中自帥都督授原州刺史時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

段永仕西魏為嘗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

鄭雛初仕北齊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不甚敬憚及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日足得殺李家兒矣

李穆除原州刺史又以兄賢子為平高郡守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思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

王傑金城直城人仕西魏為驃騎大將軍孝閔踐作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

傑勲望俱重授本州

馮遷閔帝時爲晉公護府掾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錦衣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人無怨者

令狐整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日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弟休爲燉煌郡守

劉雄臨洮子城人爲內史大夫除候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柳敏河東解人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本邑故有此授

唐瑾爲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

辛威隴西人爲鄜州刺史時望旣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

薛慎爲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

王士良其先太原晉陽人後固避地涼州初仕齊爲豫州刺史後歸周爲鄜州刺史轉金州刺史士良去卿旣久忽臨本州舊若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

李遷哲安康人世爲山南豪族後爲車騎將軍從開封府賀若敦徇地巴濮以功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

柳檜爲撫軍將軍大都督時檜兄虬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郡司服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

隋劉弘彭城人初仕北齊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

田式字顯擢馮翊下邳人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仕周又爲本郡太守

蘇威煬帝時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叅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從征遼東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

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點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樊子蓋廬江人爲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煬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來護兒江都人爲右翊衛大將軍煬帝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三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一日朝野榮之

唐張鎮州同安人武德中爲舒州都督舒州卽本邑也鎮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金帛旣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姜謩秦州上邽人武德初平薛仁果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咎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張士貴弘農廬氏人武德中以戰功授虢州刺史高

祖謂曰欲卿衣錦晝遊耳

温大雅武德元年為黃門侍郎弟彥將為中書侍郎
列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
卿一門耳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為刑部侍郎太子詹事遼東之
役從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
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

賈敦實為饒陽令時制大功已上不得聯職敦實兄
敦曠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特許令同
州竟不遷替時人榮之

劉禘之為左史弘文館直學士時又密令參決以分
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禘之兄懿之時為給
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

常承慶弟嗣立則天長壽中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
長安三年承慶又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
立知政事時以為榮

蘇頲中宗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轉中
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
時以為榮

賀知章爲祕書監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天寶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別於長樂坡帝賦詩以贈

李峴信安王禕之第三子肅宗至德中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爲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詩美之

于休烈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歸宗敬德宗興元初爲散騎嘗侍宣慰兩河及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繒帛儒者榮之

楊懷賓與其子朝晟並爲邠寧節度韓遊瓌裨將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榮於軍中陸贄爲翰林學士時贄母常氏在江東德宗遣中使迎至京師措紳榮之

吳通微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趙宗儒爲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驥爲祕書少監與父並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田弘正自魏博節度移統鎮冀其子希文爲河陽三

城懷州節度父子同日拜命皆領節制

崔邠爲吏部侍郎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後改太嘗卿故事大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輦公卿逢者爲迴騎避之衢路以爲榮

王鐸爲容管經嶺南淮南河中太原四任節度受符節居方面凡二十餘年仍加同平章事

柳公綽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孫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及正功德昭爲簡較太保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人呼爲三使相思澤俱冠世

後唐張全義爲忠武軍節度使全義於本朝迨朱氏之世自尚書僕射司空司徒平章事侍中守太師太傅太保太尉中書令尚書令封王食邑至一萬三千戶自維鄆陝滑宋三蒞河陽再領許州相繼十換麾幢歷二十九任位冠人臣善保終吉者一人而已李琪與兄班俱登進士第爲梁太祖所知及革命以班爲崇政學士琪爲翰林學士昆仲並處禁林康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御明宗素重之故卽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

封舜卿爲中書舍人從子渭爲翰林學士叔姪對掌
內外制又從子翹仕梁亦爲翰林學士

晉劉昫初仕後唐爲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與四
年行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入謝日遇大祠
明宗不御中興殿昫至中興殿門閣門使日舊禮宰
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今日上大祠不坐正殿請
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日命相之制下已三日中謝
無宜後時即奏聞昫遂中謝於端明殿廷昫自端明
學士拜相而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孔崇弼初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
序繇給事中改左嘗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
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
爲昭義屬郡以建立本遼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
漢龍敏幽州永清人也初仕後唐爲御史中丞敏父
咸式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敏供養二尊朝夕
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
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摠錄部

卷之七百六十二

十九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十四

世德 兄弟齊名

世德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斯皆錫美餘慶象賢秉哲奕世載德克篤前列之謂
也中代已降宗胄派別家聲系譜參諸簡冊乃有學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十四

世德 兄弟齊名

世德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斯皆錫美餘慶象賢秉哲奕世載德克篤前列之謂
也中代已降宗胄派別家聲系譜叅諸簡冊乃有學

古從政繼志隆業貞固以幹事端謹而植操篤守忠
孝敦尚儒雅方正無撓謙恭不競奉身以約處衆以
廉行能傑出知用周達義風英烈耀映前後以至爵
秩通貴名望充塞無忝爾祖能世其家業素彌邵淑
穀載路爲論者之歎服增士倫之景行信可以懲激
凶族而敦厲衰緒者矣

隲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大理士薦也以正於

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

佐文襄於諸侯諸侯無二心士爲生成伯

漢石奮孝文時官至大夫恭謹學無與比長子建次

乙次慶皆以剛行孝謹至二千石

金日磾武帝時爲侍中著忠孝節日磾子安上少亦

爲侍中惇篤有智安上子敞元帝時爲中郎將侍中

帝晏駕故事近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

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敞爲人正直敞子涉

明經節儉諸儒稱之官至長信少府

王崇爲大司空御史大夫駿之子昌邑中尉吉之孫

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

翟方進經學明習內行脩飾成帝時爲丞相子宣亦

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
言方進未死之時宜也為此官方進少子義所居著名有父風烈

後漢廉范曾祖父棗成棗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
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父棗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
仕郡以義烈稱

桓榮子郁郁孫鸞曾孫彬郁中子焉孫與鸞孫曄郁
孫麟並有名行自榮至與父子兄弟代作帝師

爰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質慤少言桓帝時位大鴻
臚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郭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脩清節不
仕王莽

周舉子總曾祖父楊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舉
官終光祿大夫

仇覽王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覽嘗為考城
主簿

陳球歷世著名為永樂少府球子瑀吳郡太守瑀弟
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後漢書陳瑀舉孝廉辟公府雒陽市長後辟太
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
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
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理非法不行性兼

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珪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四十卒

楊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

震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自震至彪四世大尉德業

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

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伏湛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

光武時為大司徒封陽侯卒二子隆翕嗣爵卒子光

嗣光卒子晨嗣晨卒子無忌嗣無忌卒子質嗣質卒

子完嗣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

為伏不闕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辟公府不起卒子裔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

陳禪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

至順帝時為司隸較尉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

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李固漢中南鄭人父邵為司徒邵通五經外質朴人

莫識固窺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

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繼其父為

公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及帝

晏駕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冀不從乃立

樂安王子續年八歲號為質帝固子燮為安平歲相
 先是安平王續在國無政為妖賊角所畧國家贖王
 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
 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
 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較未滿歲王果坐
 不道被誅乃以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
 不肯立王

吳祐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
 鮑陽侯伯鮑陽縣屬汝南郡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陳寔為太丘長子紀為大鴻臚紀子群魏司空群子
 秦為左侯射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

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紀弟諶字季
 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

辟召嘗同時旌命羔雁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
 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圖畫寔紀諶形像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
 句鄉里知名有子八人號曰八龍緄生衍衍子紹位
 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雒陽

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著義傳於世荀氏家傳曰曄
 字長倩侯字叔靖諱字使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
 寓少與裴指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

丹野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八十三 五

名甚顯著子嗣位至尚書

魏鮑勛漢司隸較尉宣之九世孫勛父信靈帝時為

騎都尉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

袁渙陳郡扶樂人漢司徒滂之子滂素寡慾終不言

人之短渙清淨舉動必以禮太祖時為郎中令行御

史大夫事渙子侃亦清粹明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

書袁氏世紀曰渙在國子保寓與渙侃字公然論議清尚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察與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嘗讓退不為也

郎考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高字宜厚精詳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求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屬容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不耻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政嘗恬退而不取

詩傳於世此渙之自序也荀勗九州記稱渙有雋才

秦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各位置貴達至今

劉馥沛國相人漢末為揚州刺史子靖文帝黃初中

為鎮北將軍靖子熙嗣建成鄉侯熙弟弘晉武帝為

車騎大將軍自馥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

劉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攻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

純叡至侍中次宏字終叡至太嘗次漢字仲叡至光

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

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中興名士也

管寧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其先田氏有齊而

管仲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而管少卿為燕令始

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正始中特具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聘焉會寧卒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爲漢太師衆父興爲諫議皆爲名儒渾官至侍御史加駙馬都尉爲陽平沛郡二太守

蜀張翼犍爲武陽人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翼位至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譙周巴西西充國人也貌體專朴椎誠不飾潛識內敏晉泰始中拜騎都尉少子同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

謝焯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才令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

吳虞翻會稽餘姚人官至騎都尉子汜最知名爲散騎嘗侍汜弟忠貞固幹事爲宜都太守忠子潭字思奧清身有簡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

賀齊爲將子達及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陸遜吳郡吳人爲上大將軍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較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晉華表平原高唐人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以
苦節垂名官至太嘗卿子廙弘敏有才義廙位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弟嶠才學深博少有令問爲內
臺中書散騎著作廙子混清真簡正位至侍中尚書
羊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並
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祐位
征南大將軍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
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定省十餘日告歸父賜絹
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
俸祿之餘感受之其父子清慎如此

盧欽范陽涿人位尚書僕射祖植性剛毅有大節爲
漢侍中父毓魏司空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
動循禮典欽清澹有遠識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高亮
貞正有丹風

束皙字廣微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譽
名

韓壽魏司徒暨之孫待御史洪之子自暨以下世治
素業壽能敦尚家風

龔玄之武陵漢壽人也好學潛默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武帝詔徵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不行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許奇字子泰弟猛子豹魏尚書允之子也並有治理才學奇爲司隸較尉猛爲幽州刺史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庾峻潁州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焜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踧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魏散騎嘗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慾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開今裁有數百君二女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繇也位至嘗侍

潘尼位太嘗卿祖曰助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

郭荷字承休雒陽人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曾祖準為太嘗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

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涿州刺史以貞幹知名

袁質陳郡陽夏人五世祖渙魏郎中令自渙至質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質又以孝行稱歷瑯琊內史東陽太守

劉邁現之祖也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叅軍散騎嘗侍現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

滿奮寵之孫也寵仕魏為太尉奮官至尚書令司隸較尉性清平有識簡體量通雅有寵風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清操踰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

郡縣者嘗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王承字安期父湛祖昶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承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而卒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

瞿陽潯陽人也篤行純素仁讓廉潔康帝以散騎嘗侍徵不至莊公車徵不至莊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戴逵累徵散騎嘗侍不就逵卒長子勃有父風安帝

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

范宣高潔不就徵嘗以講誦爲業子輯歷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宋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並知名

南齊劉瓛沛國相人也晉丹陽尹惔六世孫惔少清遠有標寄爲政清整瓛舉秀才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坐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潘詞為高平太守有清節子亮為昌慮令亦著廉名
郭原平有孝行為鄉里所宗父世道亦以至行旌表
門閭原平三子一弟並在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
子靈馥舉儒林祭酒皆不就

王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
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
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一詣朝貴江湛
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
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令王
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梁劉敞字士光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正員
郎世為二千石皆有清名

王志字次道瑯琊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
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

謝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嘗卿父莊
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祖琰齊世為山陰令有治
能自縣擢為益州刺史勳武帝時歷山陰建康令亦
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

陳張稚才少孤介特立為太嘗卿子周還為司農廷

尉卿所歷並以清白稱

蕭弘宗族子弟多以德行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少而朗悟有縱橫才弘爲吏部郎中

後魏穆壽父觀封宜都王明元時總攝朝政事無巨細皆關決焉壽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其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相州刺史卒

盧度世寧朔將軍兼散騎嘗侍玄之子也少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子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異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度世爲青州刺史卒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廷雋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不仕而卒

王褒字子淵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尉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

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位至宜州刺史
唐蕭德言曾祖思話齊尚書右僕射祖介梁都官尚
書父弘陳吏部侍郎並有名當代德言官終銀青光
祿大夫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祖簡梁始興王諮議父
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世南終秘書監

褚亮字休明爲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曾祖湮
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書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
著名前史

韋虛心父維爲左庶子伯濤河南尹皆以忠正聞虛
心舉孝廉累至侍御史中宗時推按大尉時僕射竇
懷忠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
奪之志

于休烈官至工部尚書卒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
林學士父子儒行著聞肅子敖以家世文史盛名志
行三爲列曹侍郎

崔渙博陵人祖玄暉父璵並先朝名臣渙少以士聞
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
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終於相

位

穆贊河南人父寧有名節贊雅嗣其門風終於宣州觀察使

李潘少恬淡脩簡雅容儀好學祖奢及曾祖至遠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爲湖南觀察使亦有名潘爲相終

高霞寓范陽人祖先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至今鄉里共稱其事霞寓位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蕭俛官至左僕射致仕家代有忠節祖父國初宋國

公瑀肅宗朝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權倖戴名國史至俛之行止當澆末器競之俗可謂剋被當時比肩於前代名臣

薛廷老故給事中存誠之子存誠憲宗時有重名廷老少有令譽頗得父風文宗初爲右拾遺

後唐崔協曾祖邠爲太嘗卿祖瓘吏部尚書咸有名德朝議稱仰協終相位

晉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謹從謹兄處誨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身

累歷臺閣 兄弟齊名 天以剛健純粹之氣賦于人者幾希而昆弟競爽益為希矣乃有善慶之胄髦英間出同氣至親馳轂並鶩或以行義著或以才藻聞或以吏幹俱任或以武經偕用或孝友藹於宗黨或風規邁於儕伍詵詵之盛幾至於七八者焉詩曰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蓋原隰相聚而能定高下之名兄弟相求亦能立榮顯之譽三代而下咸用詮次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

蘇秦弟蘇代蘇厲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秦終於齊相

漢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當是時季心勇布以諾聞關中布位河東守

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約周公康叔猶二君

鄭昌字次卿弟弘字穉卿俱明經通法律政事昌為

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

後漢馬嚴字威卿援之子仕郡督郵援嘗與計議委以家事嚴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

韋義字季卿京兆杜陵人兄順字叔文為平輿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累辟公府最以事去義少與二兄齊名

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彪位新息長

劉才寵之弟為山陽太守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

禮兄弟齊名稱平原陶正洪薦繇欲今舉茂才刺史日前年舉公山今何復舉正禮洪川

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理於后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令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注爽肅

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

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慈明爽字叔慈靖字

許劭字子將潁川平輿人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

平輿淵有二龍馬平輿故城今潁川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又劭與

從兄靖少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劭司空楊彪

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

陳紀及弟謐皆有盛名冠當時位大鴻臚

魏司馬朗字伯達懿字仲達孚字叔達旭字季達恂

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要達俱知名故時

號為八達焉朗位兗州刺史

應劭弟恂子瑒瑒弟璩咸以文章顯劭位袁紹軍謀

較尉

蜀諸葛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

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謂喬才不及兄而學業

過之喬後拜駙馬都尉

李朝字偉南弟邵字永南又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

人號之李氏三龍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嘗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

稱之良位侍中

晉繆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從兄播名譽略齊休

祖位太僕卿

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皆有重名亢才

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之三

張載位中書侍郎

陸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吳丞相抗之子兄弟齊名

雲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造太嘗張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機位平原內史武陵字元夏沛國竹邑人沉敏有識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間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國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嘗伯納言也陵位開府儀同三司束皙字廣微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皙位尚書郎

王導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導導位至丞相

胡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嘗侍少府

溫羨字長卿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位至司徒

劉宏字終嘏爲光祿勳兄粹字純嘏爲侍中弟潢字仲嘏爲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雒中雅雅有三嘏

桓嗣字恭祖征西大將軍豁弟冲之子少有清譽與

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嗣位江夏相
顏含三子髦為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
太守並有聲譽

荀閭荀邃大寧中過江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
兄弟孰賢廙答以閭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真
粹之地亦閭所不及爾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卞粹字玄仁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相府
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

解系二及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系至雍州
刺史

王珣小字法護弟珉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善行書名
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珣
位散騎嘗侍

孔安國廣州刺史注之弟年少諸兄三十餘歲群從
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注少厲孤貧
之操注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安國位至左
僕射

宋王球字倩王瑯琊臨沂人太嘗惠從父弟與惠齊
名球位尚書僕射
張暢字少微吳郡人少與從兄敷齊名為後進之秀

暢位會稽太守

張岱吳郡人少與兄太子中書舍人演新安太守鏡

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演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

劉善明為青冀二州刺史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

州里

戴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

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去戴碩子

二兒敵陳戴三十萬錢法興位越騎較尉

南齊沈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

冲位五兵尚書

陸惠曉三子僚任僊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獲

惠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辭並雅麗時人歎

服

梁張稷性疎率朗悟有子路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

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為四張稷位鎮北將軍

樂法才字元簡幼與弟藏俱有美名法才位江夏太

守

到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為任昉所知

繇是聲名益廣漑位散騎嘗侍事

韋獻與兄纂闢並早知名獻位護軍

王筠字元禮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

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

炬是泰養卽筠並小字也位太子詹事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

齊名覽嘗侍宴華林園高祖問舉於覽覽對曰識藝

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江淹一見並

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舉位尚書令

劉孝綽之弟孝勝與兄孝儀弟孝威孝先並善五言

詩見重於世

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郎孝儀六謂孝威也

孝綽又與從弟

孺苞齊名

苞早卒孺亦貴顯

孝綽位秘書監

蕭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彩容止

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兄弟五人至大

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嘗吟諷之况已也子

範位光祿大夫

江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弟觀爲行參軍兼記室時吳

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

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

騁騏驥於千里

柳惔世隆之子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

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見快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快位祕書監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兄黎弟楷縉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子野位鴻臚卿

徐嗣徽及弟宗並有武用

王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錫位至吏部郎中

顧協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任中書

舍人

薛暉爲領軍將軍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岑善方爲起部尚書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

陳陸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爲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庶

杜崩兄弟五人兄嵩岑嶷嶸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崩位江州刺史

後魏高湖字大淵渤海蓁人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暹所敬異湖位至寧西將

軍

尉地干為侍輦郎奉上忠謹弟侯頭襲地干職為庫部尚書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李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脩尚順位安西將軍陸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雒陽令賈禎見其兄弟嘆曰僕以年老更親雙璧又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劉休賓字處幹北海人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

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位懷寧令

陽鳴鶴與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為幽州司馬

崔勵為中書侍郎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

崔亮字敬儒為散騎嘗侍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

以彊幹善於當世士安位諫議大夫

尹循為太原太守弟家遠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

揚大眼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

氣幹咸有父風大眼位荊州刺史

高崇為雒陽令子謙之為河陰令損益治體名為故

事謙之弟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

北齊李瑾六子彥之情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
氣望行之與兄弟淨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為士友所
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
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錄
瑾位至光祿大夫

司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收西交子廉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摠為一篇酬答
即詩云三馬俱白看者子結為南陽王晉記
王昕兄弟九人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位銀青
光祿大夫

盧叔武與兩兄觀仲並以文章顯於維下叔武為散
騎嘗侍
韋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並以文章知名位右光
祿大夫

宋世良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後周裴寬儀貌瓌偉博涉群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與
二弟漢尼並知名寬位涉州刺史

寇雋字祖雋上谷昌平人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
記兄祖訓祖禮及雋並有志行雋位驃騎將軍

蘇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

經書進趣亮又斌之故世稱二蘇亮弟湛字景雋少
 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亮位衛將軍南汾州刺史
 隋杜正玄字慎徽鄴人聰敏博涉多通弟正斌字焉
 善好學善屬文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
 籍甚三河之間大業中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一時
 諸闕論者榮之正玄位豫章王記室

尹正卿弟彥卿河間人俱有雋才名德顯於世

賀德仁越州人少與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
 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
 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德仁弟子紀叡

亦以博學知名德仁為趙王友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
 經史工行草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
 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昌衡位太子
 左庶子

唐虞世南初仕陳為西陽王友陳滅與兄世基同入
 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

郎餘令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重名隋大業中蔚之
 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為二
 郎

溫彥博兄弟三人父友薛道衡李綱見之日皆卿相才也彥博位至中書侍郎

薛萬徹父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位寧州刺史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載俱以秀才擢第才摠十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仕至中書令

張昌宗冀州南宮人少與兄昌齡俱以文詞知名昌宗位至春官侍郎

溫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季弟大有字彥將聰明好古幼有令譽才學亞於二昆而篤行過之太雅位右僕射

唐臨與兄皎俱有令名皎歷位吏部侍郎臨亦以文史著稱爲吏部尚書

王勃與兄勸勵俱稱少俊父友考功員外郎杜易簡嘗稱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位虢州叅軍

賈敦實爲雒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爲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政立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爲棠棣碑焉

韋斌郇國公安石之子早脩整遊心文藝與兄陟齊名斌位至臨安太守

楊慎矜父崇禮太府卿二十餘年時議稱職及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堪委其父任者宰臣稱慎矜慎餘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時慎矜汝陽令有能名因召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授太子舍人監倉尋丁父憂服闕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矜在臺數年風格甚高遷擢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

盧奕黃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其兄魚齊名謹愿寡恐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真之所歷王之咸為長安縣尉與昆弟之瀆之渙皆善屬文王維與弟縉皆才秀以詞學齊名維位尚書右丞張知騫家于岐與兄知立知晦弟知泰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位大理卿致仕辛雲京河西之大族代掌戎族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仕至河東節度使

蔣沅為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

能名於天寶中長吏韓明宗裴迥咸以推覆簡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割斷精當動爲群僚楷式

路敬淳與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位太子司議郎

陸象先爲太子少保弟景倩爲監察御史景融歷左

右丞工部尚書景獻屯田員外郎景喬庫部郎中皆

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嘗謂人曰

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

所稱如此

孫成幼涉學見宿絳早知名位至桂州刺史

柳渾初名載少孤志學工爲文章與兄識齊名位至

兵部侍郎平章事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詞彩綺麗通玄幼

應神童舉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

麗登乙第皆以文學知名同爲翰林學士

蘇弁與兄冕皆以友悌儒學稱弁位杭州刺史

楊憲字虛受弘農人工文詞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

相友愛皆有時名位京兆尹

韋綬爲翰林學士其弟纁有精識奧學爲士林所器

故其兄弟令稱推於一時

柳登字成伯右司郎中集賢學士芳之子少嗜學其

弟福建觀察使晃咸以該博著稱位右散騎嘗侍致仕

崔郾與兄邠等皆有令譽而郾疎財恢廓弟兄所不及位為浙西觀察使

馮定與兄宿皆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以漢朝二馮君定位至工部尚書致仕

李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穆寧子贊質員賞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裕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醞

酬賞為乳腐近世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寧位秘書監致仕

崔瑄弟珙琮璪球珣璵兄弟八人皆至達官時人以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

後唐李琪十三為賦頌舉進士擢第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琪位太子少傅致仕

劉昫字輝達涿州歸義人也兄暉弟皞俱有鄉曲之譽昫位平章事

趙光裔光逢之弟俱以詞藝知名登進士第光裔仕梁歷清顯官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

者皆望風欽重光喬位至平章事自高非入關其
 任園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省父茂弘避地太原秦
 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圓團團因風彩俱異園位
 平章事
 周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僖皆擢進士第禹鈞
 任澶州廉判時馮道贈詩云澶察竇中郎於家有義
 方靈椿一樹老仙桂五枝芳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甌寧 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知 建陽 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壽考

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詩人之迹黃耆易象之紀大耋
 皆其事也蓋夫民稟天地之中以生其扎瘥大闕中
 道而殞者不可勝數矣乃有鮐背齟齒儲儲華皓而
 筋力靡耗精爽不衰以至飾巾待期啓手無恨此乃

康寧終命盡其天年者歟傳之所載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日期願人之享年及於耄期誠足貴矣三代而下悉用論次其有百歲以上至數百歲者豈特稟異氣哉

周太公望呂尚者爲太師佐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於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衛武公年九十五警於國人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警我聞一言志誦納之以訓道

敏丘人齊人也桓公見之曰叟言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曰美哉壽也

老子周守藏室之吏也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榮啓期年老白首衣弊服鼓琴樂孔子問曰先生年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餘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嘗死者人之終居嘗以守終何不樂乎

唐祖魏人也年九十餘會齊楚約攻魏祖謂魏主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

遽發兵救之

漢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惠帝為太子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來以為客

班壹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

伏生者

伏生名勝

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老不能行乃詔太嘗掌故鼂錯往受之

張蒼為丞相免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

馮唐文帝時為車騎都尉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

申公楚人武帝遣使迎之至問治亂之事時年八十餘

韓固生武帝時以賢良徵固已九十餘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御史大夫年八十終丞相位劉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已八十矣

蘇武為典屬國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趙克國為後將軍其露二年薨年八十六
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官

帝賢為丞相致仕八十二薨孫賞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亦年八十餘以壽終

嚴君平蜀人卜筮於成都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
人愛敬之

貢禹為光祿大夫上書曰犬馬之齒八十一乞骸及
身出居鄉里死無恨矣

後漢樊重湖陽人賞至巨萬縣中推為三老年八十
餘終

郭伋為太中大夫卒時年八十六

嚴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郭丹為司徒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卒
於家年八十七

伏恭為司徒乞骸骨年九十

第五倫為司徒上疏乞身卒年八十餘

馮魴為執金吾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帝許之其冬
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

六 禮天子父事
老兄事五更

魯恭為司徒以老病策免卒年八十一

郭躬習小杜律為郡法曹掾用法平年九十五卒

袁湯為太尉以災異策免卒年八十六

薛包為侍中稱疾賜告歸年八十餘以壽終

王堂為汝南太守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李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時嘗進

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樓望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年八十永元十二

年卒於官

蔡順以至孝稱舉孝廉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

十終于家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年九十卒

楊厚為侍中病免歸年八十二卒於家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

弘

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

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嘗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冷壽光年可百五十六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

客成公能

修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

還精補脛也

嘗屈頸鵠息

鵠音居妖反詩曰有雉鳴注日鵠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

多白鵠郭璞曰似雉長尾白

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老死

於江陵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

唐虞魯女生者皆與華佗同時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折像廣漢人能通京氏易好黃老卒年八

李邵爲太尉策免年八十餘卒於家

廖扶汝南人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就號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王真上黨人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

李尤少以文章顯爲樂安相年八十三卒

法真前後四徵終不降居友人郭正稱之曰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檀敷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家去年八十卒於家

董扶學圖讖爲蜀郡屬國都尉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張儉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逆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華佐一名專舉孝廉辟大尉府皆不就曉養性之術

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

其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皆方士壽皆百餘歲及

二百歲

陳寔爲太丘令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

楊彪爲司徒免年八十四黃初六年薨

趙岐爲太嘗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

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州城中也圖季札

子產晏嬰叔何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爲

贊頌

吳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

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張皓爲司空年八十三卒

魏田豫爲衛尉稱疾乞遜位拜太中大夫食鄉祿年

八十二薨

管寧累徵不至正始二年卒年八十四

胡昭居陸渾山中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

九拜子纂郎中

焦先字孝然隱者也亡時年八十九矣一日可百餘歲乃卒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

字正方客三輔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

百餘歲矣累隨正方游學嘉平中年九十病亡
張璘養志不仕學兼內外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璘
門陰璘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
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蜀孟光爲大司農嘗直言無所迴避爲代所嫌後坐
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以語言不節前後數貶削後主以敏爲執慎將
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曜中卒
杜瓊字伯瑜少受學於仕安精寃安術後爲太嘗年
八十

夫士爨爲交趾太守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
十卒

呂岱爲太司馬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
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晉太宰安平王孚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

王祥字休徵爲太保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
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

劉寔爲司空薨時年九十一

鄭袤拜司空固辭以疾就第薨年八十五

石鑒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

年時人美之

顏含為光祿勳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何琦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前後徵辟皆不就年八十二卒

許孜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禍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

黃泓魏郡人為慕容暉太史靈臺諸署統暉敗以老歸家善天文祕術年九十七卒

崔遊為氏池長以病免就家拜郎中卒年九十三續咸貞素好學為并州從事中郎沒于石勒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

鮑靚為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戴作吳末為臺吏後託病不仕有神術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陳訓歷陽人為諫議大夫去職還鄉善占候年八十八餘卒

丁潭為光祿大夫卒年八十

譙秀巴西人遭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

馬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日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

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年九十餘
范粲陳留外黃人爲太宰中郎後稱疾不出不言三
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郭荷雒陽人明寃群籍特善史書張祚徵爲太子友
上疏乞還年八十四卒

公孫承襄平人隱平郭南山年餘九十操尚不虧
單道開好山居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
百餘歲卒于山舍

宋纖不應辟命張祚徵爲太子友遷太傅不食而卒
年八十二

後秦姚興時西胡梁國兒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
八十餘卒

宋傅隆爲太嘗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卒年八十三
營浦侯邁考高祖族弟元徽初卒年八十二

顧琛元徽中爲員外嘗侍中散大夫卒年八十六
劉鎮之閒居京口未嘗應召後以左光祿大夫徵不

就元嘉二年卒年九十餘卒于家
王玄謨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性嚴刻少恩薨年八

十一
張松之字世期爲國子博士致仕卒年八十

南齊徐伯珍隱居九嵎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

王琨爲侍中卒年八十四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居不仕卒年八十六梁袁昂爲司空侍中薨年八十

賀瑒爲步兵較尉領五經博士天監九年遇疾卒于館時九十

孫謙爲零陵太守天監九年以年徵爲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自効高祖笑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日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杖謙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十五年卒于官時年九十二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

顧思遠鍾離人新渝侯映爲北徐州刺史徵還思遠挺義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簡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命後車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

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一百三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問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與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留其枕

後魏元法僧爲太尉始安王薨年八十三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州辟主簿年八十三卒于家

長孫嵩太武時爲太尉北平王薨年八十

長孫道生太武帝時爲司空上黨王薨年八十二

嚴稜太武帝時爲中山太守有廉清之稱年九十卒于家

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

王憲爲并州刺史及遷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綉布帛錦綵珍羞禮膳獻文帝天安初卒年八十九

李崇獻文帝時爲北幽州刺史卒年八十一

刁雍晉人爲特進征南大將軍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

高允太和三年爲鎮南大將軍領中書監高祖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願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搜考史書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尉元太和十三年爲司徒以年老致仕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羅結代人爲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後詔聽歸老賜太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年一百二十歲卒

梁祚爲散令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王琚閬人也高祖時累遷散騎嘗侍養老於家嘗飲牛乳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卒時年九十

游明根高祖時爲五更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二

爾朱代勤高祖末假寧南將軍除四州刺史卒年九十一

新興公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

傅永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北齊侯莫陳相爲太傅汾州刺史武平中薨於州年

八十三

斛律金為太師咸陽郡王天統三年薨年八十

後周寇雋為驃騎將軍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二高

祖嘆惜之

熊安生字植之武帝宣政元年徵拜露門學博士下

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

樂遜為東揚州刺史卒年八十二

張羨為司城中大夫卒年八十四

姚僧坦為太醫下大夫至隋開皇三年卒時年八十

五

隋沈重吳興武康人仕梁為太嘗卿後周大象二年

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

裴政開皇中為襄州總管卒官年八十九

楊慶字伯悅開皇中為儀同三司年八十九終於家

庾季才為太史中大夫藝術精通後免職以半祿歸

第所有祥異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

公孫景茂大業初為淄州刺史卒官年八十七

柳儉大業末以上大將軍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敬肅字弘儉大業末以前潁川郡丞終於家時年八

十

唐裴矩貞觀初爲民部尚書年八十而精爽不衰
歐陽詞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加銀青光祿大夫弘
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虞世南字伯施爲祕書監後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
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尋卒年八十一
褚亮爲員外散騎嘗侍弘文館學士後致仕卒年八
十八

丘和爲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

傅奕貞觀中爲太史令年八十餘卒於官

李百藥貞觀中任宗正卿卒時年八十五

張俊裔貞觀中爲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八十三上爲
之輟朝三日贈禮部尚書陪葬昭陵謚曰康

趙弘智高祖朝爲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卒時年八
十三

張道鴻少遊名山得服食之術後居人間每餌金丹
時年一百四十六歲

甄權精曉藥術爲天下之最初仕隋爲祕書省正字
後稱疾免貞觀十七年推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
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

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詎齊周間事歷
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數百歲人矣永淳元年卒
李客師衛國公靖之弟爲冠軍大將軍總章二年卒
時年九十

許敬宗高宗朝爲中書令又冊拜太子少師久之抗
表乞骸骨詔聽致仕加特進俸祿如舊及薨年八十

一
丘行恭爲右武侯大將軍請致仕拜光祿大夫卒年
八十

賈敦實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
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也不肯服藥垂
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

高智周永淳中爲左散騎嘗侍卒年八十二

劉仁軌光宅初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
八十四

王及善爲內史聖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薨年八
十二

唐休璟景雲中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卒時年八十六
蘇珣爲太子賓客簡較詹事以年老致仕卒年八十

葉法善世爲道士法善少傳符籙自高宗則天中宗
睿宗殆五十年數詔入禁中法善生隋大業之丙子
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

嚴善思爲左散騎嘗侍年八十五卒善思父延爲徐
州長史子向爲太嘗員外卿皆年八十五卒向兄宙
爲趙郡司馬長何十歲何卒時宙並無恙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時人傳其有長乎祕術自云數
百歲矣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爲太子中舍人員外制置玄
宗在東宮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起年九十
餘卒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嘗餌松栢葉及雜花
散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時年已九十
六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
悅授國子博士聽致仕尋壽終

李元愷博學善天文口未嘗言之年八十餘壽終
王知遠爲道士年一百十六歲

潘師正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永淳元年卒年九十八
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
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道卒于王屋山時年八十

九

信安郡王禘天寶二年十月薨年八十餘玄宗聞而痛惜之

孫述父嘉之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

縣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時

年八十二

賀知章開元中為祕書監歸會稽壽終年八十六

裴道慶為右僕射年九十餘終於位

王縉為平章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元載得罪連坐

貶處州刺史德宗登極徵為太子賓客東郡留守卒

時年八十三

丘為為散騎嘗侍致仕年八十餘而繼母尚無恙

于邵貞元中終於江州別駕年八十一

郭子儀為尚父太傅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

蕭昕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年

九十一

韋倫貞元中為太子少師致仕卒時年八十三

嗣滕王湛然貞元中卒年八十四

歸崇敬貞元中為兵部尚書致仕卒時年八十八

張萬福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嘗侍致仕元和元

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

趙宗儒爲太子太傅拜疏請老詔以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

趙昌元和六年自工部尚書爲華州刺史候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占對詳明憲宗退而嘆異宣命宰臣密訪其願養之道以奏焉

閻濟美爲祕書監以年邁懸車上表陳乞授工部尚書致仕寶曆元年歿于家年近九十

裴何以吏部尚書致仕享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張正甫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三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位止光祿少卿柳公權爲太子少師卒年八十八

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卒於鎮時年八十八

後唐錢鏐爲尚書令吳越國王薨時年八十一

馬縞長興四年爲戶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

許寂授工部尚書致仕十居于維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淡寡言時獨語竒怪可怪人莫知其際卒時

年八十餘

晉盧損爲祕書監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李鱗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鱗之遐壽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通城市乃卜居陽翟立隱舍珠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於隱凡之間出則柴車鴻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遊五六人於大隗山中古宮觀址疏泉鑿壑爲隱所誓不復出山氣多寒被病而卒時年八十餘齒髮不衰而有壯容

周弘知濬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李建崇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後唐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晉蕭愿爲太子賓客愿唐宰相做之曾孫也做入相接賓之次愿爲兒童之戲做謂客曰予豈敢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楊凝式爲太子少師分司於維廣順中表求致政尋

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以疾薨于第年八十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十五

守道 知足

守道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然則卷懷昏亂養素丘樊不為利回不為物忤杜門謝絕陋巷晏然或琴書以自娛或樵蘇而不費驕餌不

可誘汙君莫能臣安貞居嘗誓志終老者良足多矣
亦有逃榮避地篤學俟時不歷當塗之門獨樂先王
之道時主欽慕風聲自遠至或濯纓仕籍忘懷得喪
託庇彊宗棲心恬薄端默以自守耿介而不渝慙乎
之操於茲可尚蓋聞其風者足使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者焉

孔子為魯大夫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為季氏宰

與陽虎共執季桓魋而召孔子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

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又佛勝

以中牟畔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

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

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匏瓜得係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

如不食者物係滯一處

又楚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蔡

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今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郡陳

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

則濫溢為非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也吾道非邪吾何為

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言人之不信吾

豈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

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繇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

夷叔齊使智者而必信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

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

穡種之為稼歛之為穡言良農能言種之未必能歛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

順言良工能巧而已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

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孔子在衛王孫賈

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

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

天無所禱也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又曰富而可

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者古人之道又子

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韞藏也匱

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又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

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

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

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子曰夫子不爲也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

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又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嘗爲

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繇之行詐也無臣

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少老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子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無寧寧也

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君臣

禮予死於道路乎就使我不此君臣禮葬有二又

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蘧伯玉衛大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冊詩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六十五 四

卷而懷之謂不與時
政柔順不忤於人

顏子名回魯人也當世亂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

世窮而樂道也故孔子賢之也

曾點字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點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善

之能知時也

曾子名參寢疾病疾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

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

並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華畫也篲謂牀下也說者以皖為刮節目

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音僊曰華

而皖大夫之篲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

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顛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

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休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孔子弟子也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繇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漆雕以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仕進

之道未能信孔子說善其志

柳下惠魯人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魯士師也三黜人曰子未可

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

當復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墨子宋人名翟弟子公上過語墨子之義於越王悅

之謂公上過日子之師苟肯至於越請以故吳之地

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二十五家為社公上

過往於墨子墨子曰子觀越王能聽吾言用吾道乎

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也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言士賓客越王不聽吾

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予我吾無所用之不聽不用

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何必越雖中國可矣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魯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子思之不悅也豈不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孟子嘗

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輔行

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誦人也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

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

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未嘗與之言

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曰夫人既

我將復何言哉顏觸齊人也見齊宣王王曰觸前使之觸亦曰王前

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

欲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

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

觸曰有昔者秦王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

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

賜金千斤繇是觀之齊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齊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

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簏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

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來萬物無不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八十五 七

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虞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至商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人者乃二十四繇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溼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誇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以是堯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湯有三士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也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士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源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古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土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

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王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乃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薨子邛嗣立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義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等同師望之施之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說元帝徵待詔宦者署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後為諫大夫

孫寶字子嚴以經明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除謂修飾掃除也

設儲峙

謂豫備器物也

音又 紀切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

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

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

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說讀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

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通可為主簿耳士安得

獨自高前曰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禮有來

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

為况主簿乎言士不遭遇知已則忠聞之甚慙後終

於大司農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揚雄哀帝時為郎待詔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

桓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近褒稱

德美作符命以求媚譚獨自守默無言後終於六安

郡丞

後漢孔子建魯國人也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

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

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

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抱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後終於騎都尉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才受業於薛漢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後爲公車令馮衍更始時爲立威將軍更始使鮑永安集河北永以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卽位遣使者招永衍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遣

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隣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夫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衍後爲曲陽令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嘗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

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宿林宗嗟嘆下林為拜覽初為本縣主簿後歸鄉里卒

揚賜嘗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

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

辭三公之命後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

非家法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

心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殷於人言臯

陶不負其數者蓋恥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

魏邴原自遼東歸曹公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

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

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

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

以為哉太祖乃止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

賓容如歸而原獨守道持嘗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

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

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

晉庾敳字子嵩為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

敳嘗靜默無為

陳袁樞字踐言家世顯貴資產充足而樞獨居處率

素傍無交往端坐入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
淡如也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
杜門靜居不求聞達後爲丹陽尹

後魏胡方爲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
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崔模字叔軌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
守志確然不爲浩屈後位至征東將軍

北齊盧熙裕襲兄爵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
風爲親表所敬重

後周于謹字思敬河南雒陽人性沉浮有識量略窺
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勸
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
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天穆見之嘆
曰王佐才也後爲太傅太宗伯

隋房彥謙爲司隸刺史時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
變節彥謙直道守嘗介然孤立爲執政者之所嫉出
爲涇陽令

李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
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
回頭當爲重器耳及長深行簡不妄通賓客釋褐

著作郎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嘗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裴矩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嘗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傳

李文博爲薛道衡所奏爲司隸從事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賂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

唐虞世南於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兄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竇威字文尉扶風平陵人隋太傅熾之子也沉深有器局博覽羣言多所通涉家風尚武諸兄並以武功致位通顯皆哂威所爲而終不改也隋內史令李德林舉其有文學釋褐祕書郎

趙宗儒自中書侍郎平章事罷授右庶子退居守道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日知卿閒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

耶因俯伏流涕

盧紹廣明初遷給事中大寇犯邊避地江左雖生計
屢空而端默自守未嘗以事干侯伯人所難者紹力
行之

後唐李愚昭宗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維
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
弟親採稻負薪以給朝夕未嘗于人

知足

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訓也故大雅明哲之
士乃能察盈虛之理蹈卑約之戒使其任不踰量居

嘗遠禍克保身吉而終無祗悔焉至乃辭婚當途移
疾避位用清白為家法故不益田廬謂贏餘為自苦
故不須富貴逮乎妨賢竊祿之媿發於話言懷田述
志之樂形於賦詠斯皆究易象知退之旨識天道概
滿之意寡欲易足不忮不求內全節而無苟世聞風
而競勸其淑人之令範歟

漢張良封留侯為太子少傅良言天下事甚衆乃稱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
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赤松子
仙人也

劉德為宗正嘗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娶畏盛蒲焉

踈廣宣帝時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歲皇

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

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移病謂移書言病也蒲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

骸骨宣帝以其年老皆許之詔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五十斤踈廣踈受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

食日設之也諸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趨賣以共具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幾讀日與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

人所勸說君買田宅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老人即以

閒暇迺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諄

也音布顧自有舊田廬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共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說讀皆以壽終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

擊牛醢酒勞享軍士醢猶瀝也從容謂官屬曰吾從

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濼車車行澤者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爲

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鳶也跼跼墮貌跼音都堍泰堍二切

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

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

萬歲及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各有

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

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

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嘗久乎先生奚用

相濟異曰愚不及

張霸爲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

生致位郡守蓋日終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止不辱遂止病

魏程昱為奮武將軍從太祖屢立功及天下漸平昱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嘗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南齊王秀之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嘗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丘靈鞠為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嘗侍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久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梁陶季直初仕齊為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嘗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

江淹為散騎嘗侍左衛將軍嘗謂子弟曰吾本寒素不求貴富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

身草萊耳

陳虞寄字次安官至戎昭將軍太中大夫卒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券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嘗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

後魏裴宣爲益州刺史家世以儒學爲業嘗慕廉退每嘆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厚養親效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

北齊鄭述祖文宣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也國亡於周爲麟趾殿學士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閒於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符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珮之累蓋繇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

其儻也豈如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奔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川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抗平阜築蝸舍於疎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魚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牖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楹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羔豚而分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願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近至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求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慮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游雲朝露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游驚其迅速耳百年何幾擎息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臣恥之

隋梁睿字恃德初仕後周爲柱國益州摠管高祖受禪自以周代舊臣又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

是徵還京師及引見帝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懽
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
守不友當時

韋世康以高祖開皇初爲絳州刺史性恬素好古不
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
命頻蒞方岳志除三感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
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
已謝霜早梧椒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
彌增非可趨走祿豈湏多防蒲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况孌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
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後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
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嘗戀意欲上聞乞終養
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弟報以
事恐難遂於是遂止

于宣敏爲奉車都尉嘗以滿盛之誠昔賢所重每懷
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

唐岑本文字景仁爲中書令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
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祕書郎
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

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懷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人息而退

李日知以玄宗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請致仕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各官未正何為遽解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產業但緝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宴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六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三十六

博學 多能

博學

夫學知乎不足廣業在勤友貴乎多聞孤陋為耻蓋夫自強不息之士以好古博雅為念泛覽篇籍之圃索隱天人之際以至九流七略之奧諸子百家之言

龜策曆象之精微方伎術數之玄妙史書蟲篆之叢
睚聲樂鍾律之鏗鏘達乎地理山經玄文釋典咸能
探其幽賾洞乎指趣始繇時習之利終成待問之名
群居之言必及於義專問之學自可名家仲尼所謂
好古敏以求之者乃斯人之謂矣

漢司馬談學天官書於唐都郎律歷所云唐都者受易於楊何

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人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愍學者不達其意而詩詩詩或也為習師法感於所身乃論六家

之要指六家謂陰陽儒墨各法道也位至太史公

司馬遷字子長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上下數十載間位至太史令

李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

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位至騎都

尉

翼奉字少君博學不倦好律歷陰陽之占位至諫大

夫

翟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

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言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

受學於方進也位至丞相

揚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詁謂傳指也

覽無所不見而潭思渾天 潭深也渾天象也 參摹而四分之

三折而四分天 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 据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位至大夫

後漢王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

沈深多伎藝位至廬江太守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

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研究 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雜縱橫 所學

無嘗師不為章句大義而已位至大將軍中護軍

崔駰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

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師齊名位

至長岑長

徐淑寬裕博雅好學樂道南父慎在京師鑽孟氏易

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位至度遼將軍

劉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

角筭曆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

事後為太尉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

無不通而不為章句

翟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內曆筭位

至將作大匠

傅
胡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位至太

蔡邕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術數天文位至
左中郎將

延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
有名京師位至京兆尹

劉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群書意以為天文數術探
賸索隱鈎深致遠遂專心銳思

唐檀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
星占位至郎中

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
郡楊厚學圖識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

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安初仕州郡後徵辟皆不
就

法真南郡太守雄之子好學而無嘗家博通內外圖
典為關西大儒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

公沙穆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雒推步之術位
至遼東屬國都尉

樊志張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
韓說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仕至江夏太守

樊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

筭河筮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

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輿刑德攷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曆書合神務也禮緯合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也樂緯動嚴儀稽耀嘉汁圖徵也考經緯援神兵符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

樞感精符握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位至光祿大夫

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也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

緯後以博士徵不至

徐稚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尚書兼綜風

角星官筭曆河圖七緯推步四察孝廉五辟罕府三

舉茂才

李固收易姓名杖策驅騾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

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筭河圖識緯仰察俯

占窮神知變位至太尉

賀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書生博極群藝徵拜

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

守

周昕字大明少游京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群書明于

風角善推災異

鄭玄少為鄉嗇夫得體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史父數

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造

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美術徵大司農不就

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雅世服其博聞位至袁紹軍謀校尉

魏樂詳字文載學左氏傳又善推步三五別高貴卿公時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守杜畿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

蜀孟光字孝裕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位至大司農

李謨字欽仲五經諸子無不覽該位至右中郎將譙畊字榮始巴西克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

譙周畊子也周字允南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潛識內敏為益州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入晉拜騎都尉

吳陸績字公紀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筭數無不該覽位至偏將軍

王蕃字永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蕃為後主所誅丞相陸凱上疏曰嘗侍王蕃黃中通位至散騎中嘗侍

晉鄭冲覽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仕魏爲司徒時文帝輔政命賈克羊祐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冲然後施用

張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宏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位至司空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以散騎嘗侍微不起

劉殷弱冠時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位至新興太守

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位至遊擊將軍

索綽字叔徹燉煌人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仕至郎中

黃沈魏郡丘人泓之父也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邵續字嗣祖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位至沁水令

杜夷字行齊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圖曆緯靡不畢究位至國子祭西

范平字子安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位至臨海太守

鮑靚字太玄學兼內外明天文河雒書

宋徐廣字野民世家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後為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倦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仕至中散大夫

梁顧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位至員外散騎嘗侍

庾承先穎川鄆陵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成識出於群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正練不就徵辟隱居而終

不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並一時之絕初高祖起義署為西府記室參軍

羊侃字祖忻雅愛文章博涉書記尤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

徐擒為皇太子家令兼掌管記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樞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嘉歎異

陳顧野王幼學七歲讀五經知大旨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古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位至光祿卿

馬樞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文帝徵爲
度支尚書不應命

顧越字允南勵精學業不捨晝夜至於微言玄旨九
章七曜音律圖緯盡其精微歷北海安西湘東王府
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
吳敷揚講義越遍該經藝泮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
莊老尤長論難求至太中大夫

孔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處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
百家莫不通涉沛國鄧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
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付仲宣吾當希蔡
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位至弘範官
衛尉卿

周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簡博涉經史篤好玄
言位至都官尚書

徐孝克凌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有口辯能談玄理
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後入隋爲國子博士
後魏燕鳳字子章代人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
識緯位至鎮遠將軍

高謙之少以老聞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筭
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意老易位至國子

博士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長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理義時人莫及之位至侍中撫軍大將左光祿大夫高允縛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位至光祿大夫

高祐博涉經史好文字雜說位至光祿大夫孫紹字世度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位至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丈長筭曆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後為齊文襄王中外府諮議參軍

信都芳好學善天文筭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取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圖為器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位中外府田曹參軍

劉芳為太子庶子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所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

豐渥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好學博聞強記明習候緯五經
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性好墳籍鳩集不
口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
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
及後爲宣威將軍

北齊權會字正理河間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少
受鄭易探賸索隱妙畫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詠洽兼
明風角妙識玄象位至國子博士

後周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學業該博爲當世儒

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位至太常卿
柳敏字白澤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
習焉

盧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群經精於三禮善陰陽解
鍾律又好玄言位至陝州總管府長史

樊深旣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
位至露門學博士下大夫

隋李德林幼聰敏該博墳典陰陽候緯無不通涉後
至懷州刺史

明克讓字弘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

卷三禮禮論尤所精研龜策曆象咸得其要位至通直散騎嘗侍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位至國子博士

韋鼎字起盛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位至光州刺史

王頌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爲漢王諒府諮議參軍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機並通大義尤精三史仕至西海郡威定縣主簿

劉焯以儒學知名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弄術周髀七曜曆嘗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位至太學博士

劉炫少以聰敏見稱與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兼直內省考定群言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

其所能炫白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
 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竅微妙至於公私文
 翰未嘗假于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
 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拜殿內將軍

盧太翼河間人也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
 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術初隱於白
 鹿山後卒於雒陽

王真字仲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好學善毛詩禮記
 左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後不舉秀才授縣尉
 卒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人晝夜不息
 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位至太
 學博士

唐孔穎遠初以教授為務尤明服氏傳鄭氏尚書王
 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曆博究群言解屬文頗習政
 事位至國子祭酒

薛登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
 有如指掌位至泉州刺史

揚綰生而聰惠其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諸子諸集無不該覽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徐岱蘇州嘉興人少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位至給事中

王起自幼及耄手不釋卷天下之書無不該覽文宗曾私撰數字以示之起曰臣書中所不識者唯入駮圖中三五字而已今此字臣未知出於何書文宗笑而奇之故待之如師友日曰當代仲尼位至山南東道節度使

多能

昔夫子以將聖之姿擅多能之譽蓋夫經藝之富數術之廣專之者易而兼之者難君子所不求備於人者良有旨也其有砥治聞彊識之美稟聰明博達之智周覽圖傳兼通衆技至於觀天之象察地之理精和鵲之鍼石辨夔牙之鑿自極研桑之心計曉孫吳之兵法及至圖畫卜筮篆籀草隸擊劍盤礴投壺奕碁或才至兼人或品稱第一雖曰小道必有可觀借云異端豈有所害自非英偉茂異亦曷能臻此焉

商瞿孔子弟子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言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五男 已而果然也

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擊劍者以劍搃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為文園令

劉向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為輦郎擢為諫大夫宣帝

時更生以通達能屬文獻賦頌凡數十篇帝復興神

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

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

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

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

馮奉世昭帝時為武安長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

後漢馬嚴妙擊劍習騎射後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仕郡督郵

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官至左中

郎將

馬融高才博洽為世通儒又善鼓琴好吹笛桓帝時

為南郡太守

楊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後為都尉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解音律州郡辟命皆不

就

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後至太尉

魏王弼性和理樂遊晏解音律善投壺爲尚書郎

蜀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

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位至丞相

譙周字允南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後爲光

祿大夫魏封陽城亭侯

李仁字德賢博學伎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

巧皆致思焉爲州書佐尚書令史

吳王蕃字永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爲散騎嘗侍

沈文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體

慕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

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

過絕於人

晉傅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後至司隸校尉

阮籍字嗣宗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爲步兵校尉

嵇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好老莊彈琴詠詩自

是於懷拜中散大夫

王廣字世將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

御博奕雜伎後爲平南軍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郭璞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爲著作佐郎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氣辭雅正博學多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辭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後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徵不起

前秦王陞字安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爲苻洪司馬

宋王懿字仲德少沉審有意略通陰陽解鼓律爲鎮北將軍

劉敬宣字萬壽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爲左衛將軍散騎管侍

張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格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也也仕至吏部尚書

孔琳之體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
隸爲祠部尚書

王徽字景玄瑯琊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
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官至中書侍郎

沈勃好爲章善彈琴能圍碁爲給事中

范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
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劉休爲桂陽王征北叅軍明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
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

蕭思話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爲侍中
領前將軍

江湛愛好文義善彈碁鼓琴兼明筭術爲吏部尚書
南齊祖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爲長
水校尉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
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嘗自云馬弼第一清談第二彈
琴第三爲侍中衛將軍

杜栖吳郡錢塘人少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談能彈
琴飲酒與父京產共隱居不仕

梁廣說字彥實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

多能

不該綜緯侯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湘東王召
為鍾西記室不就又徵中書侍郎不起

陶弘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為奉朝請詔王侍讀讀
書萬餘卷善琴棊工草隸又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
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
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王年曆又嘗造渾天象云
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張孝秀為建安王別駕博涉群書精釋典善談論工
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

朱异既長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曰戲弄曰卿年少
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
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後為中領軍

柳惲好學善尺牘學彈琴特窮其妙又工篇什及品
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棊品三
卷惲為第二焉帝謂周舍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
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卜杖龜
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為吳興太守

江祿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為廬陵威王續驃騎
諮議參軍

柳惔好學工製文右曉音律爲南安將軍湘州刺史
蕭駿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絕人與永安侯
確其類爲超武將軍封南安侯

陳蔡凝幼聰悟美容止飪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
草隸爲黃門侍郎

陳禹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屬文便
騎射官至五府諮議

孫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爲五兵尚
書

吳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

遁甲略通其妙官至南交州刺史

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史爲五言詩亦頗清
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後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

後魏古弼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官至尚書令

李同軌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官
至通直散騎嘗侍

裴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起
家奉朝請

劉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爲輕

車將軍

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涉獵經史有文章武藝仕光祿大夫

王繇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仕至尚書郎

裴敬憲工草隸解音律爲太學博士

北齊李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術數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又善於方技官至侍中

李儵字德沉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爲尚書儀曹郎

祖璉字孝徵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技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雖嫌其數犯憲法而愛其才技官至尚書左僕射

祖孝隱孝徵之弟也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位至通直散騎嘗侍

祖君信孝徵之子也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至散騎嘗侍

後周唐令則瑾之子也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官至樂部下大夫

韓盛字文熾南陽堵陽人也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仕至新平郡守

蕭撝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官至少傅封蔡陽公

隋王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為大司徒子

令狐熙字長熙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

宇文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讀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

同三司

鄭譯字正義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為上柱國李敏幽州總管崇之子起家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為柱國

盧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為太子左庶子長孫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為戶部尚書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涉獵書史工彈善射矯勇過人仕至淮陽太守右驍騎將軍

楊素少與天水牛弘同游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形神元氣 多能

卷之七 百八十六

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為司徒

陳政字弘道太僕卿茂之子少養官中美風儀有幹

局便弓馬解鍾律工文翰兼有口辯十七為太子千

牛倭員

閻毗七歲襲封石休縣公及長好經史受漢書令蕭

該毗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

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入隋為將作少監

唐竇璡性寬厚工書解鍾律兼有巧思歷潁川南郡

扶風太守

盧藏用善琴棊尤工篆隸為尚書右丞

王維為右丞有俊才博學多藝以詩名盛於開元天

寶間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

韓滉為右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滉尤工書善丹青

以繪事非悉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

著春秋通例及天事序議各一卷

李勉為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文詩妙知音律能自

制琴又有巧思

李臯為江陵尹嘗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

風鼓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

內中

廿年三卷 總錄部 卷之七 百八十六

二十三

多能

歸登有文學工草隸為工部尚書

蕭祐開澹貞退善琴工書畫好五言詩嘗寄情於雲
林泉石之間故當時與之遊者皆名人清士卒為桂
州觀察使

後唐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仕燕為刺史涉獵書傳
便弓馬多曲藝以功名自許後為客省使

晉李從祖秦王茂貞之第三子也為左龍武統軍少
習華侈以逸遊燕樂為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六

六月十四日校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七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彛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德行

德

苞五嘗之性冠四科之首在醜則為君子立教則為
人師者其唯德也歟故卷懷自守雖幽蒞而靡欺忠
信以行於蠻貊而何間其大也喻神靈之變化其達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七百八十七

也為朝野之規矩見之者既欣而且慕親之者不孤
 而有隣若乃就其浮居尉為仁里讓之高位發於言
 歎屈王公而盡禮來州將之致恭其有當叔世遷訛
 暴亂橫起處廣澤而自若得衆力之全讓或惡子望
 風而引避或小人聞言而改操爭訟繇之取決禮讓
 為之興行豈辭小官自成德化長幼咸服薰灼彌廣
 雖復考終長逝義形嗟泣飾終之禮曲盡繇衷至有
 身輕鴻毛頭贖其死孟軻所謂以德服人者斯之謂
 歟其

老子者苦楚縣厲鄉曲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
 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滯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寵耶

孔子魯大夫也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
 溫恭

之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為謹爾便便辭也雖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樂之貌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回為孔子胥附之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化而不較較報也言見侵而不報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

漢嚴尊字君平蜀人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

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於

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焉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揚雄少

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季強為益州牧喜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及至蜀改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後漢卓茂南陽宛人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茂不同皆愛慕欣欣焉後終於太傅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行

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

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

荀恁太原廣武人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

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夏恭梁國蒙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

之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焉謹爾便便辭也雖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樂之貌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回為孔子胥附之有能使門人日親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較報也言見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

漢嚴尊字君平蜀人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

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於

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焉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揚雄少

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季強為益州牧喜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及至蜀改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後漢卓茂南陽宛人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茂不同皆愛慕欣欣焉後終於太傅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行

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

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

荀恁太原廣武人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

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夏恭梁國蒙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

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獲安全光武即位召拜郎中遷太山都尉

樊宏南陽湖陽人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

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子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

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居瑯琊勞山養志脩道人

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

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

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蔡衍汝南項人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央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為脩武令棄官徵拜議郎未致道疾卒南陽郡士皆重其義行

孟嘗會稽上虞人為合浦太守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陳寔潁川人為太丘長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

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及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司馬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覘寘不直者終無敢言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為鄉嗇夫仁化本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鄭玄北海高密人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為大司農

任旄字子旗博昌人以至行稱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耶遂相帥而去由蘇是聲聞遠近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太守徐瑒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衆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孔嵩字仲山為新野縣阿里長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

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王扶少脩節行客居瑯琊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徐穉豫章南昌人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

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太守請署功曹後舉有道

家拜太原太守並不就

蘇純字桓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

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後官

至南陽太守

孫期濟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

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畢落化其仁讓黃

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桓曄字文林沛郡人也議郎鸞之子避地會稽浮海

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仕為郡功曹

王孫瑞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後官至

僕射

劉虞東海鄉人為幽州刺史以疾歸家時鄉曲有所

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小大敬

從不以為恨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耳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有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之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公累徵不至

龐德公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魏徐裔漢末盜賊縱橫敬裔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間

管寧漢末避地遼東民化其德左右無鬪訟之聲禮

讓核於海表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
及人臣誨以忠貌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
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寧之於善是以漸之者
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
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後詔書徵不起而李

胡昭潁川人轉居陸渾山信行著於鄉黨百姓聞馬
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掠昭嘗遜辭
以解之於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
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向朗爲諸葛亮丞相長史免官歸成都開門接賓
誘納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
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楊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
楊君爲諸葛亮丞相長史中軍師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亦
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
獸皆不爲害

晉蔡克陳留考城人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
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不縱誕

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

東晉陽平元城人爲趙王倫記室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華表爲太嘗以光祿大夫致仕表性清淡嘗慮天下退理司徒李喬司隸王密等嘗稱曰若此人者不可

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賀循爲元帝軍諮祭酒有清德伏於一時廷尉張閭

任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

崗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閭而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宋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少有志思行義聞於鄉里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明輒相約勒不得侵

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歷郡五官主簿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固窮濟急鄉里貴其

義行莫有呼其名者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南齊何伯璵廬江人與弟幼璵俱厲節操誨人不倦

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梁巖植之性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又仁慈好陰德雖

在闈室未嘗怠也官至中撫軍記室參軍兼五經博士

陳虞寄會稽餘姚人為建安王諮議以疾加大中大夫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間里轉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馬樞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少屬亂離每若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文帝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後魏呂顯字明東平壽張人性廉直鄉人分爭者皆就而質焉

北齊李元忠趙郡伯大人也後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拾避終於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李士謙趙州平棘人仕魏為廣平王府參軍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隋有天下畢志不仕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者

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族間每有爭訟皆至肅所平論之爲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後母卒負上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而卒

張文詡江東人每以德化人鄉黨移風俗閒居而卒年四十而鄉人立碑號張先生焉

柳儉河東解人也少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官至上大將軍

唐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

楊綰華州華陰人素以德行者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陽城字亢宗隱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

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終於
道州刺史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隱居衛縣青巖山環山之

人服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表薦為范陽節度掌

書記

德行

夫孔門四科德行為首是知行者人倫之本衆善之

源故君子立身行道造次不違乘之以端方守之以

淳固仁近之矣乃有能降其志不苟於得必以中慮

匪以利回靡息曲木之陰罔取非義之給盛衰一致

死生等節至於千里赴弔於知己皓首罔渝於締交

誦是白圭無玷閭室不欺敦厚之風行於鄉里徽音

之美播於簡書士之所為良足尚矣

孔子絕四母意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母必用之則行舍之母固無可無不可

故無固行母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而不自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

孔子皆以為有德行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未及行故恐

後有聞不得並行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但能言應倫理行
應思慮如此而已

後漢淳于恭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嘗獨力耕
 田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
 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至侍中騎都尉
 承官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
 不受官因棄之人問其故官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後至侍中祭酒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
 幽闇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為太中大夫

徐穉公府辟皆不就人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
 炙雞一隻以兩緜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赴
 冢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
 置前醲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穉嘗為太尉黃瓊
 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
 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魏袁與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任嘏幼號神童及漢末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
 貴數倍嘏取直如嘗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
 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疋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
 嘏自取本價八疋共買者慙亦退還取本價

吳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

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表俄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晉羊祐妻夏侯霸之女及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徵拜中書侍郎

劉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後至太嘗

宋阮長之爲散騎侍郎在中書省直夜往隣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日一生不悔闇空

世道察孝廉不就少有學行仁厚之風行於鄉里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以求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又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隨其所取多少留錢取樵藥而去

南齊崔慰祖爲始安王刑獄叅軍賣宅四十五萬買

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

虞棕爲正員嘗侍卒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徐伯珍徵辟不就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辛普明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恠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恐止者餘物以爲家財

周山圖爲黃門郎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

梁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符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奉還金

何遠東海鄉人爲東陽太守免歸還輕財好義周人之惡言不虛妄蓋天性也遠無戲言嘗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歐陽頎爲廣州刺史征南將軍初交州刺史袁曇

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願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
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願尋爲蕭勃所破
資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願並依
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其重然諾如此

殷不佞爲散騎嘗侍兼尚書右丞不佞事寡嫂張氏
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

後魏崔降宗爲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以至誠
故見重於世也

辛穆字叔宗舉茂丿爲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
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
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寄穆與敬武
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雒陽見敬武以物還
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趙柔少以德行知名爲河內太守柔嘗在路得人所
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
縑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素絹二
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
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
之流聞而敬服

鹿念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

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後至梁州刺史

趙琰天水人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勅留輕批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遇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而不食遣人買報亦得利六百卽令送還亦主亦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疋雋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也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隋張處威爲謁者大夫攝江都贊治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永失因令左右負之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趙軌開皇初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爲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

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唐于邵爲太子賓客性孝悌內行脩潔老而彌篤
武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
交友終始不渝

班肅長慶元年自前坊州刺史爲司封員外郎時宰
臣上言曰將欲清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專權
位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
嫉如讎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肅以曾爲郎官判
度支案始終如一獨送出城周行之間多美其事今
郡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後唐趙光逢爲司空平章事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嘗
有女冠寄黃金一鎰於其室家併屬離亂女冠委化
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
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

册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七

六月十四日校

金一益以其室家所屬請文塚委外
以發益同空平章事以夾鞞對同封文出嘗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八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三十八

智 智識

智

五恒之性智居其一小則挈瓶是守大則萬物可周
彰獨見於未萌為天下之達德喻於水也動而可樂
比諸符也公必是契乃有計慮沉敏立脫身禍機變

互設終求藝勝亦有紆解人難辨明物性知凶咎之
至發姦詐之端準若著龜通乎芒芴苟以恬而相養
防其蔽而弗蕩咸可尚也已

管仲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
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
役人曰我爲汝歌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徒役人不
倦而取道甚遠

孫臏至齊田忌客待之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
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
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
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駟三
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
孫子於威王

樗里子者各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
人號曰智囊

漢陳平事項王懼誅而平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因
之欲殺平心恐遁解衣羸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
人知其無有遁止平遂至修武降漢

鼂錯為太子家令

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知囊

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之盛物也

魯康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康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

故曰權數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文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嘗會聚子孫設

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魏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

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

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紀明昔久

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

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賈甥權以濟事咸此顛也

桓範為大司農出赴曹爽蔣濟言於晉宣帝曰智囊

往矣

晉習鑿齒為桓溫府從事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

者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不悅乃止異

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

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繇致其骸骨緣

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

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君嘗聞干支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緝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戴顓有高名居於吳先是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父達時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棺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冶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腮臂肥耳既銷臧臂腮瘦患卽除無不歎服

陳蔡徵爲尚書大建中麥鐵杖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嘗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徵曰此可驗耳於伏下特購一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宜帝曰信然爲盜明矣

後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時有大將軍長安大將軍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雀巢樹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

惠乃使卒以弱竹彈而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留心群下伏其深察

智識

易曰惟幾者能成天下之務詩曰旣明且哲其智識之謂乎乃有誠明內蘊通敏無滯極表微之至慮兆未萌之獨見深究得失之理先知言動之贖見義必爲而事以戡濟度德而舉而身無悔吝避泰盛之寵畫解紛之策定辭發論可以垂於世範臨危決機于以通乎時變用能洞人倫之情僞著方策之龜鑒非

夫挺周物之淵識稟生民之上智奚以及是哉

重館人

傳無姓名

魯人也僖公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

以賂諸侯魯使臧文仲往宿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

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

洮水自滎陽東

過魯之西樂安入海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謂之曰僕聞之有三

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

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

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高吾志益下吾官大吾心益小吾祿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

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之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之

馮驩齊人既見孟嘗君居朞年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

亦作
技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千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

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惡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惡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

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漢田肯以高祖六年既執楚王韓信肯賀帝曰甚善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

國也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縣音懸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

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持戰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

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播瓴水

言其向下之勢易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

也建音居偃反海縣財

用之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

所出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河東故曰濁河也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

戰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

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

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

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弟子莫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

黃金五百斤

田叔為雲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

議臣爰益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帝曰梁有

之乎對曰有之事案在按其文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

問也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

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帝大

賢之以為魯相

韓安國字長孺為御史大夫時田蚡與竇嬰廷辯蚡

已罷朝出止庫門召安國載韓安國也載怒曰與長

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言嬰無官位叛授也首鼠一前一却也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何不自讓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歸印綬於天子也四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帝必多

君有讓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杜塞也齟

齟也音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

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帝使御

史簿責嬰 簿責以文簿 一一責之

疎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俱乞

骸骨帝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既歸鄉

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日日設之也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幾所猶言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

信者曰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

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丈人

嚴莊之稱也故親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

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詩惑也顧自有舊田廬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里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後漢馬援初爲隗囂綏德將軍囂甚敬重之與決謀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復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勸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

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驚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日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國歸囂日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樊儵特進宏之子也明帝時爲長水校尉封燕侯儵弟鮪爲子賞求娶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日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所

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
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
不坐

鄭衆字仲師興之子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
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
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
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
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
染於辭位大司農

馮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
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
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逕
待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
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因人妄詐規
肆姦毒願以事白上其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
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
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繇是知名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
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

或諒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
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
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
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摧必疾
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徐釋豫章南昌人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
歸葬釋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
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
聞之疑其釋也及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
途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

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顛什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孟敏字叔達鉅鹿陽氏人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
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

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何進爲大將軍輔政徵用
名士以公業爲尙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
召并州牧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
無厭若藉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愆必危朝廷明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

宜假卓以為資授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惡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魏劉劭廣平人漢末為計吏詣許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劭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畜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繇此顯名位散騎嘗侍

司馬朗河內溫人漢末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士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擾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朗位至兗州刺史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太祖遂為所待軍國大計嘗與焉劉表亡太祖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

將皆疑詐太祖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位大將

劉曄字子揚淮南城惠

古德字

人太祖徵曄及蔣濟胡

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

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位至太中大夫

蔣濟楚國平阿人仕郡計吏州別駕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鏖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從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

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今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楊阜天水人涼州刺史韋康辟爲別駕叅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遷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舍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

桓階字伯緒長涉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如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可乃舉長沙及

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

徐宣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終於雒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臣也

鄧艾爲汝南太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是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知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陳騫尚書令矯之次子也明帝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

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玉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騫後仕晉為大司馬

張緝字敬仲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其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懸論恪謂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習為勝恪也位光祿大夫

蜀諸葛亮瑯琊人從父玄與劉表有舊玄往依之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言愛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亮後位丞相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善者少矣今

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晉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嘗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其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懼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惡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以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范汪躬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

西歸庾亮溫嶠屯兵潯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或恐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懸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

陳元達字長宏爲前趙劉元海黃門侍郎初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君相屈君蔑而不顧命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

至不能無事喧喧彼亦自知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
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及暮元海果徵元達爲
黃門郎人口君殆聖乎

古成詵南安人爲後秦姚萇尚書郎初關西雄傑以
苻氏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
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
左僕射尹緯與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
雄鷓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
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
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

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
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揚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
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
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
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
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
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
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
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
內侯

宋范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恠泰外弟也請為天門

太守恠嘗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

將欲掃除中原以伸宿昔之志伯通意銳

伯通南蠻校尉殷覬

也字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

百年連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

謀

柳世隆為護軍將軍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

遺子孫世隆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

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張邵字茂宗王謐為揚州召邵為主簿時劉毅為亞

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

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武帝益親

之

蔡興宗除南郡太守兼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

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

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

朝廷有事可共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

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求復豈得哉

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

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
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
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
存

南齊劉善明從弟僧副爲宋安城王撫軍叅軍蒼梧
肆暴太祖憂恐嘗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
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
恐一旦動足非爲嘗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
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明善曰宋氏將亡愚智
所辨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
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遣
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軍府太祖納之蒼
梧廢微善明爲冠軍將軍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
人生事湏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
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梁徐勉爲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
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
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
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爲他有

陳何之元初仕梁爲信義令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
頗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
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
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後魏高允領著作郎遼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太武奉
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
我首與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
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
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
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
爲太武所疎終獲戮死

崔光爲黃門與馮聿俱直聿廢后同產兄也光謂之
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
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聿父熙爲太保
兄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
禮愛未弛是後歲餘修以罪去熙誕喪亡后廢聿退
時人以爲盛極必衰也

北齊王晞字叔朗孝昭初封恒山公晞以選爲友孝
昭卽位後爲太子太傅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克屈少

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何繇
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
熟耳

邢劭字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較嘗笑曰何愚之
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
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
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繇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
不勞讀書子才位至特進

後周彝愷初仕後魏普泰中爲伏波將軍及齊神武
起兵愷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凌

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勢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
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中徐鎮遠
將軍步兵較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
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
遠吾屬今卽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愷言
爲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愷爲記室參軍
馮景字長明在魏時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寅曰
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
唯雪家國之耻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泐然之及
寶寅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

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初統謀執刺史田迅歸順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援沉吟者久之敦時年七十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高歡旣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位中州刺史

楊略乾運之兄子也初乾運爲梁武陵王蕭紀所署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略謂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新平生民離亂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尋戈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可雕世衰難以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者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立貽慶於後乾運潏然之後至京師太祖喜其忠款禮遇隆渥

王羆爲右將軍除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重厚何爲致辭羆曰京雒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

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隋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開皇中典校書史吏部尚書王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繇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繇炫對曰齊氏亡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置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芥之跡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房玄齡在隋時嘗隨父彥謙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爲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而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

保全宗國今雖清平亡可躋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
彥謙有才識開皇中見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
云將致太平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
忌尅不受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
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切謂
不然及仁壽大業
位至司空
之際其言皆驗

張嘉貞雖父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
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
豈憂饑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
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
無謂也聞者皆歎伏位至中書令

薛克構爲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尚太平
公主紹之將婚也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克
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繇來故事若以恭慎行之亦何
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鄙諺曰娶婦得公主
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
安爲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
安之醜迹上聞有勅推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有
司禦獨孤元康等以穢污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
有一人惟薄彰露有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
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顓雖大懼而竟不敢言
王昱上官昭容姨弟也神龍中引爲左拾遺昭容附

韋氏通武三思將不利於國昱謂上官母鄭氏曰主
 上往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所以能興天
 之所興不可二也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
 成昭容爲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徵願姨思
 之鄭以爲然言於上官上官怒曰昱之謬言不復信
 矣及三思被誅李多祚於玄武樓下索韋氏及上官
 等首及兵釋上官氏驚懼以昱言而有徵遂廼心王
 室

冊府元龜

卷第七百八十八

甲子二月十四日校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九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十九

知幾

易稱知幾其神又曰幾者事之微也微而可見不亦
 神乎是故君子處出語默消長盈虛唯道是從不失
 其正應其速則豈俟乎終日順其義則姑務於隨時
 不見是圖唯變所適若夫叔世蹇剝禍機紛擾大道

斯隱小人乘噐或察言而觀色或入國而審政其或
恣苛暴以隳絕人紀樹凶狡以專侮政柄夸辨橫起
天理棄滅將欲攘美於賢俊盜名於仁義萌朕已見
情偽斯得繇是遜辭以防患矯迹以自晦保全始終
之分不處嫌疑之地進或屑就退必高翔雖干戈相
尋亦能方圖自任矣

周武王封太公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
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始非就就者也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而萊侯來伐與之爭
營丘

孔子繇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
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言婦人之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言任不過也故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且優游以終歲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子遂

適衛居項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餘假

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餘復反靈

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

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見南子者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

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子為子路陳天命也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播市過之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

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過曹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或作鳴犢

竇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剝胎殺夭

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

郊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

陬操以哀之陬操琴瑟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

靈公問兵陳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萬二千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明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

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疾卽齊也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其娣嬖

女娣所娶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瑚簋禮器名夏日瑚周日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

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

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圍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初陽貨欲見

孔子孔子不見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

豚欲使往謝故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

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

字本缺一系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范蠡爲越相與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夫差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樂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魏公子無忌爲魏將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范雎魏人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比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

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代穰侯為丞相

王翦為秦將將兵六十萬人代荊始皇自送至灞上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

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輦善一作菑或曰將軍

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

人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漢叔通薛人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於博

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

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將有其意願陛下悉發兵擊之二世

怒作色不許其言陳勝為反通前曰諸生言非夫天

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弗復用也鑠銷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輳聚也言

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

盜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

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

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直言諸生言盜者

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

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還其所居也諸生日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幾音鉅依切迺去之薛

蕭何秦末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欲從事辨之

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

郡沛所屬也秦御史欲入言徵何可固請得無行御史

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何位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故止得不行也

至相國

陳平封戶牖侯高帝末燕王盧縮反樊噲以相國將

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用平計詔平乘

馳傳載周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二人馳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須夫有

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

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

反縛兩手也載諸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平行聞惠帝立平

恐吕后及吕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

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

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成其

計因固請之得宿衛宮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

教帝傳相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

穆生與白生申公為楚元王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

等穆生不耆酒耆讀日嗜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醴

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戎即位嘗設後忘設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

念先王之法與與讀日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

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見音胡電切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

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

白生獨留王戎稱滛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王仲本瑯琊不其人好明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

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

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

董仲舒為膠西相膠西王聞仲舒素聞其賢也大善待之

仲舒恐其久獲罪病免

金賞為太僕其妻霍光女也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

妻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宣帝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

及莽因吕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
 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
 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
 里閉門不出

後漢崔篆駟之祖父也王莽時太保甄豐舉為步兵
 校尉不就後王莽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
 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
 事三年不行縣

樊宏當更始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
 習兵事竟得免歸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

卓茂為更始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
 老乞骸骨歸建武中位至太傅

竇融字周公更始大司馬趙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
 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一置屬國
 旦緩憑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

之融於是日往守萌

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

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

西

賈復為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

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

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

特進

剽削也謂剽除甲兵

鄭敬為汝南太守歐陽歙門下掾歲十月享會歙出

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忠貞公方今與諸儒共顯之於

朝功曹郵憚愀然曰司正舉毓延恣性貪邪明府以

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敬曰君明臣直明府德也歙

曰敬奉毓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敬素與憚厚見其

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

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

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

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

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

數月歙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從敬上魚釣自娛

馬巖為陳留太守將之官言於章帝竇固竇勳家不

宜親近京師時勲女爲皇后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
憲兄弟繇是失權貴心後遷將作大匠坐事免旣爲
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竇太后臨朝乃退居自守
訓教子孫卒於家

崔寔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
歸

楊秉爲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
年冀誅後乃拜太僕

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爲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方
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

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
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
慕殷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
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河曲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也寓寄

陳紀爲平原相往謁董卓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
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

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

林宗雖善人倫臣欽若等曰范曄着後漢書諱其父名故稱字也而不為危

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

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袁閎從父逢隗並貴盛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

嘗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

競為矯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

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浮林以老母不宜遠

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

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莫不為制服設位時莫

能名或以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

姓驚散閎通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閎

避難皆得全免卒於土室

蒯越為大將軍何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

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

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也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其疑論其後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獨處亂未終全高志

賈彪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先是岑晫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臣欽若等曰公孝晫字也以要君致寡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位至新息長

袁術為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

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劉表從事中郎荊州平就拜大鴻臚

士孫瑞爲尚書僕射與司徒王允同誅董卓瑞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楊彪爲太尉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魏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強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陷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渡武陵後位至太嘗

田疇右北平人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後拜爲議郎

韓暨漢末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

張承字公先漢末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

此卷殘葉今在石日本
大橋川時所行 庚午胃
宗本以石缺 反此心
甲子六月十四日 德林

冊府元龜 知幾 卷之七 齊州

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日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兄避地揚州

管寧北海朱虛人也與邴原值亂往遼東依公孫度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寧後徵拜大中大夫不受

劉曄淮南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揚士多輕俠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江來以曄高族名人欲強曄使唱導此謀曄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按問曄往見爲論事勢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違令者與同罪卽乘寶馬詣寶營門諭以禍福慰撫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親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恠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位至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 齊州 十五

大中大夫

毛玠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爲治中從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父靖漢末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萬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曹公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後邈畏太祖終爲袁紹擊已也心不自安叛太祖柔位至太尉

賈詡爲宣義將軍李傕郭汜闖長安中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後爲魏大中大夫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畏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

計者歸之。

袁徽陳郡扶樂人也。以儒素稱。遭天下將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初徽從兄渙慨然嘆曰。漢室凌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以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世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亂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後位至光祿大夫。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六十九

十七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

知幾第二

吳魯肅臨淮東城人爲袁術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幼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肅位至橫江將軍石偉爲光祿勳及孫皓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

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阮籍初仕魏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
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
人服其遠識文帝初欲爲武帝婚於籍籍醉六十日
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
罪皆以酣醉獲免

華表仕魏爲散騎黃門郎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
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
作頰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

羊祐仕魏爲黃門侍郎及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爲

侍臣求補吏徙秘書監

武陵武帝時爲吏部尚書左僕射開府陵以在魏已
爲大臣本非佐命之功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
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
爲美譚

東晉爲趙王倫相國記室督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及
倫誅獲免

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
自免後位至司徒

潘尼爲著作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

冊初元歲
知幾二

皆罹禍酷尼遂稱疾篤取假拜掃墳墓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
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
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
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
之知幾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擅權榮
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
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
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踈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
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
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
而府更實才旟然之白冏以中書侍郎不復飲酒人
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
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嘗慮禍及見刀與繩
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
興伯

儲彘

山甲

為冠軍叅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

間阻兵於外彘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少剛勵有志永嘉之亂同郡祖

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問行

還鄉里

桑冲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

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

索統字叔徹燉煌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

郎中統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

門中如市統口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

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

張載為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仕進意遂稱疾

篤告歸卒於家

張協為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

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咏

自娛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

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

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

象白者國家之象豈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荀邃爲陳留相懷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嘗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邃爲侍中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陶臻侃之兄子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叅軍軼與元帝表不平臻懼亂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元帝帝見之大悅臻爲叅軍

衛玠懷帝末過江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勳玠卒於太子洗馬

羊曼爲王敦右長史敦旣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

劉喬爲吏部郎王敦素與喬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喬知敦有不臣心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

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
桓彝為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
士望彝以疾去職

阮裕為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
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
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漂陽令復以公事免
官繇是得遠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郭文河內軹人隱居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
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
之以為知幾

阮孚成帝初為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
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
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
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
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蘇峻作逆識
者以為知幾

徐邈東莞姑幕人會稽王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
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後為中書侍郎
領太子衛率

宋羊欣為桓玄平西叅軍轉主簿叅預機要欣欲自
踈時自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
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
方此為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疾自免

何承天為桓偉叅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北向
朝廷承天懼禍亂未已解職還益陽

王敬弘為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
界桓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

劉榮祖為輔國將軍時領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
之際要榮祖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州荆楚欲請

為南蠻較尉榮祖又固止之晦果誅死

顧凱之為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與
殷景仁有隙凱之不欲與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
免歸在家每夜嘗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凱之竟免
張穆之為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

左率袁淑善淑薦之于始興王濬濬深弘納為穆之
蓋其禍萌思違其難言于湛求外出湛將用為東縣

固乞遠郡久之得為寧遠將軍交阯太守
王秀之為桂陽王休範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

將反辭疾不就

江智淵爲竟陵王誕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

南齊王儉初仕宋爲司徒長史蒼梧暴虐儉憂懼告素燦求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

劉繪爲豫章王嶷大司馬咨議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後遷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

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較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

梁宋史仕宋爲皇太孫書記太孫卽位多過失德史頗自踈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卽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唯史及傳昭以清正免

傳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宋司徒建安王休仁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齊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宋史保身守正無所叅入竟不罹其禍

王晏爲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殿較尉不拜

呂僧珍仕齊爲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
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
州僧珍固求西歸

陳謝貞爲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
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
府錄事叅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
日踈于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叅預叔陵雅重
之弗之罪也俄而叔陵作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

卓獨不坐

後魏車路頭爲忠貞將軍明元性明察群臣多以職
事遇譴至有杖罪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
容譚笑而已

張湛仕沮渠蒙遜爲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
禮之每歲贈浩嘗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
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胡叟初在涼州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以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遠其略曰群犬吠
新客佞閹排疎賓直塗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怨

祝佗聘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遠見
詩謂吏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
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佗之有叟曰古人有言君子
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僻陋而僭徽號居小事大豈若茲乎
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人夙在大魏與子斲
蓬非久潤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
識機拜武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陸旭孝文時爲散騎嘗侍知天下將亂遂隱于太行
山孝莊卽位屢徵不起

茹皓宣武時與趙脩同侍直禁中爲脩所忌尋遷濮
陽太守皓折然而去內不以疎外爲感及趙脩等敗
竟獲全免

穆紹宣武時爲侍中謝事還家詔諭久乃起除車騎
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受又除侍中託疾不
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舍人時孝武猜忌神武
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
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李愨初仕後魏安樂王元鑒表授武騎嘗侍時陽平

已北皆爲賊有鑒命愍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風鑒信之因此得免

李渾初仕後魏爲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雒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幾

李曉仕魏爲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曉時衣冠爲鼠所噬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俊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

都從仕除頓丘守

叱列平初仕後魏爲右衛將軍時爾朱氏凌替平嘗慮危禍會神武起義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旣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

平鑿爲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愛妾劉氏鑿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繇是除齊州刺史

後周黎季明初仕後魏爲步兵較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雜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除黎陽

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日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

高賓初仕東魏後棄家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及明帝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帝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嘗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將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二焉柳機爲御正大夫宣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

於鄭譚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

隋蘇威周度支尚書美陽公綽子也威周爲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幾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不拜

梁睿爲益州總管既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時高祖總百揆恐爲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繇是黜薄多不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帝令有司案驗其事

王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歸大理帝慰諭遣之
王世積爲上柱國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繇是
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高祖以爲有酒疾舍之官
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裴矩爲右光祿大夫從煬帝在江都時四方盜賊蜂
起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
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
人多過其所望皆得其歡心

唐竇威初仕隋爲蜀王秀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
疾還田里乃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

李百藥初隋太子舍人東宮學士或有譖百藥者懷
不自安乃託疾免去

徐文遠隋末爲越王侗國子祭酒爲李密軍所執其
後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見之先拜
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
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亦有殺故人之義相
時而動豈不然歟

杜楚客右僕射如晦之弟武德中見其兄爲太宗所
任隱太子尤忌之楚客恐禍及已遂隱於嵩山後爲
工部尚書坐事貶虔化令卒

尉遲敬德貞觀中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鄂國公未
年靜居閒處脩理池臺嘗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
不與外人交

權臯爲具州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
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
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
天寶十曰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廻過福昌福
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
以疾亟召譽譽至臯示已暗瞪譽乃勉哀而哭手自
含襲旣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

母初不知聞臯死慟哭傷心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
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旣得侍其母乃
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繇是名聞天下
孔巢父玄宗天寶末隱於徂徠山永王璘起兵江淮
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繇是
名位至給事中

張孝忠德宗貞元中事李寶臣爲易州刺史後寶臣
疑忌殺大將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曰將無狀
聯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覲
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之不行吾歸

死矣孝忠日偕則併命吾留若無患也及歸果安孝忠後爲橫海軍節度使

田弘正貞元中爲魏博衙內兵馬使時節度使田季安唯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灸灼消身委安謂其無能爲

李紳元和初爲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

後唐張全義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昭宗文德元年以後託附梁祖垂三十年初梁祖猜忌元勳舊將多遭屠戮唯全義卑身曲事所有家財率先納賂自栢鄉喪師後全義每月獻馬鎧伏以補其軍兵儲稍乏則入粟爲助梁祖季年欲害全義者數四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而止

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簞簟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旣退寂謂人曰君在滯轂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

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在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後爲工部尚書致仕

晉張筠爲興元節度罷居雒下表乞歸咸陽俄而雒下有張從賓之亂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焉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於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困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害而朴獨免後位至樞密使

冊府元龜